

資治通鑑補

資治通鑑補卷第九十八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晉紀十六

起永和四年  
盡永和六年

孝宗穆皇帝上之下

永和四年

趙石虎建武十四年燕慕容皝  
十五年代什翼健建國十一年

夏四月林邑寇九真

九真郡  
唐愛州

殺士民什八九

趙秦公韜有寵於趙王虎欲立之以太

子宣長猶豫未決宣嘗忤旨虎怒曰悔不立韜也韜由是益驕造

堂於太尉府號曰宣光殿梁長九丈宣見之大怒斬匠截梁而去

韜怒增之至十丈宣聞之謂所幸楊杯牟成趙生曰凶豎傲復乃

敢爾汝能殺之吾入西宮當盡以韜之國邑分封汝等縞死主上必臨喪吾因行大事蔑不濟矣杯等許諾秋八月社日東南有黃黑雲大如數畝稍分爲三狀若匹布東西經天色黑而青酉時貫日日沒後分爲七道每相去數十丈間有白雲如魚鱗子時乃滅韜素解天文見而惡之頤謂左右曰此變不小當有刺客起於京師不知誰實當之是夜與僚屬宴於東明觀酒酣樂作韜愀然長歎曰人居世無常別易會難各付一杯開意爲我飲令必醉知後會復何期而不飲乎言畢泣然流涕左右莫不獻歎因宿於佛椅舍宣使楊杯等緣獼猴梯而入梯小而長人如獼猴攀緣而上故曰獼猴梯殺韜置其刀箭而去旦日宣奏之虎哀驚氣絕久之方蘇將出臨其喪司空李農諫曰害秦公者未知何人賊在京師鑿與不宜輕出虎乃止

嚴兵發哀於太武殿宣往臨韜喪不哭直言呵呵使與衾視尸大

笑而去收大將軍記室參軍鄭靖尹武等將委之以罪虎疑宣殺

韜欲召之恐其不入乃詐言其母杜后哀過危

假困劣也言其氣息奄奄僅相

也宣不謂見疑入朝中宮因西之建興人史科知其謀告之虎使

收楊杯卒成皆亡去獲捕生詰之具服虎悲怒彌甚囚宣于府庫

以鐵環穿其頷而鎖之取殺韜刀箭舐其血哀號之聲震動宮殿

佛圖澄曰宣韜皆陛下之子今爲韜殺宣是重禍也陛下若加慈

恕福祚猶長若必誅之宣當爲彗星下掃鄴官虎不從積柴於鄴

北樹標其上標末置鹿盧穿之以繩倚梯柴積送宣其下使韜所

幸宦者郝稚劉霸拔其髮抽其舌牽之登梯郝稚以繩貫其領鹿

盧絞上劉霸斫其手足斫眼潰腸如韜之傷四面縱火烟炎際天

虎從昭儀已下數千人登中臺以觀之火滅取灰分置諸門交道

中

交道午道也一縱一橫爲午道

殺其妻子二十九人宣少子纔數歲虎素愛之

抱之而泣欲赦之其大臣不聽就抱中取而殺之兒挽虎衣大叫

至於絕帶虎因此發病又廢其后杜氏爲庶人誅其四率已下三

百人宦者五十人皆車裂節解棄之漳水滄其東宮以養豬牛東

宮衛士十餘萬人皆謫戍涼州

趙未得涼州遣涼州於金城謫使戍涼州之邊也

先是趙

攬言於虎曰宮中將有變宜備之及宣殺韜虎疑其知而不告亦

誅之 朝廷論平蜀之功欲以豫章郡封桓溫尙書左丞荀粲曰

溫若復平河洛將何以賞之乃加溫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封臨賀郡公加譙王無忌前將軍袁喬龍驤將軍封湘西伯粲

之子也溫旣滅蜀威名大振朝廷憚之會稽王昱以揚州刺史殷

浩有盛名朝野推服引爲心膂與參綜朝權欲以抗溫由是與溫  
寢相疑貳浩以征北長史荀羨前江州刺史王羲之夙有令名擢  
羨爲吳國內史羲之爲護軍將軍以爲羽翼羲之推遷不拜浩遺  
之書曰悠悠者以足下出處足制政之隆替如吾等亦謂爲然豈  
可以一世之存亡必從足下從容之適幸徐求欲心豁然開懷當  
知萬物之情也羲之報書曰吾素志無廊廟值王丞相時果欲內  
吾誓不許之手迹猶存由來尙矣不於足下參政而方進退自兒  
娶女嫁便懷尙子平之志數與親知言之非一日也若蒙驅使關  
隴巴蜀皆所不辭吾雖無專對之能直謹守時命宣國家威德固  
當不同於凡此其所益殊不同於護軍也乃以爲右軍將軍會稽  
內史時東土饑荒羲之輒開倉賑貸然朝廷賦役繁重吳會尤甚

羲之每上疏爭之事多見從時浩與溫形迹愈分羲之以爲內外  
協和然後國家可安勸浩不宐與溫構隙浩不從羲之字逸少幼  
訥於言人未之奇年十三嘗謁周顛顛察而異之時軍牛心炙坐  
客未噉顛先割以啗焉於是始知名及長辯贍以骨鯁稱深爲從  
伯導所器重時陳雷阮裕有重名每稱羲之與王承王悅爲王氏  
三少太尉郝鑿使門生求女婿於王導導令就東廂徧觀子弟門  
生歸謂鑿曰王氏諸少竝佳然聞信至咸自矜持惟一人在東牀  
坦腹食獨若不聞鑿曰正此佳訪問乃羲之也遂以女妻之然羲  
之與謝安友善其待諸謝過於諸郝故郝夫人語二弟情鑿曰王  
家兒一謝來傾筐倒屣見若輩悠悠耳度有紀鬼  
貴三音羲之七歲卽善  
書十一見前代筆說於其父枕中得用筆法衛夫人見其書而泣

曰此兒已得用筆訣必將掩吾名

夫人名標汝陰太守李姬妻

羲之因師事之

其書遂爲古今之冠性愛鵝會稽有孤姥養一鵝善鳴羲之聞之

命駕就觀姥聞其至烹以待之羲之懷歎累日又山陰有一道士

養好鵝一羣羲之見而悅之道士曰若能爲我寫道德經當舉舉

相送羲之欣然爲寫籠鵝而去 燕王皝敗於西部將濟河見一

父老乘白馬舉手磨之曰此非獵所王宜還也秘之不言遂濟河

連日大獲忽見一白兔蹶馳馬射之馬倒墜於石上被傷乃說所

見輦而還宮召世子儁屬之曰今中原未平方資賢傑以經世務

恪智勇兼濟才堪任重汝其委之以成吾志又曰陽土秋土行高

潔忠幹貞固

陽字士秋

可託大事汝善待之九月丙申薨

平山十二 冬

十月己未地震

趙王虎議立太子太尉張舉曰燕公斌有武略



彭城公遵有文德惟陛下所擇虎曰卿言正起吾慮戎昭將軍張

豺曰燕公母賤又嘗有過

謂欲殺張賀度也事見九十六卷或帝咸康六年

彭城公母前

以太子事廢

遵與廷同母鄭氏廢見九十五卷咸康三年

今立之臣恐不能無微恨陛

下宜審思之初虎之拔上邽也張豺獲前主曜幼女安定公主

有殊色納於虎虎嬖之生齊公世豺以虎老病欲立世爲嗣冀劉

氏爲太后已得輔政乃說虎曰陛下再立太子其母皆出於倡賤

故禍亂相尋今宜擇母貴子孝者立之虎曰卿勿言吾知太子處

矣虎再與羣臣議於東堂虎曰吾欲以純灰三斛自滌其腸何爲

專生惡子年踰二十輒欲殺父今世方十歲比其二十吾已老矣

乃與張舉李農定議令公卿上誓請立世爲太子大司農曹莫不

可署名虎使張豺問其故莫頓首曰天下重器不宜立少故不敢

署虎曰莫忠臣也然未達朕意張舉李農知朕意矣可令諭之遂  
立世爲太子以劉昭儀爲后 十一月甲辰葬燕文明王世子傳  
卽位赦境內遣使詣建康告喪以弟友爲左賢王左長史陽鶩爲  
郎中令鶩字宣英號之第二子也生有神光之異其祖鹿常言吾  
積德累仁子孫當有中原旣而生雋鹿曰此兒骨相不凡吾家得  
之矣及長身長八尺二寸姿貌魁偉博覽書史有文武幹略彬彬  
文雅更善詞賦至於器物車室皆著讚以爲勸戒 十二月以左  
光祿大夫領司徒錄尙書事察謨爲侍中司徒謨上疏固讓謂所  
親曰我若爲司徒將爲後代所哂義不敢拜也 豫章人黃韜自  
號孝神皇帝聚眾數千寇臨川太守庾條討平之 是歲天竺沙  
門佛圖澄卒於趙澄少學道妙通元術永嘉四年來適洛陽自云

四百有餘歲志宏大法常服氣自養能積日不食善誦神咒役使

鬼神以麻油雜茵芝塗於掌中

茵音窠

千里外事徹見於掌腹旁有

孔以絮塞之每夜讀書則拔絮出光照於一室又嘗齋時平旦至  
流水側從腹孔中引出腸胃洗濯還納腹中又能聽鈴音以言吉  
凶莫不奇驗石勒屯葛陂性多殘殺沙門遇害者甚眾澄憫之乃  
杖策詣勒大將郭黑略略素奉佛法從澄受五戒執弟子禮略每  
從征伐豫剋勝負勒疑而問曰孤不覺卿有出眾智謀而每知軍  
行吉凶何也略曰將軍天挺神武幽靈所助有一沙門智術非常  
云將軍當略有區夏已應為師臣前後所白皆其言也勒喜曰天  
賜我也遂召見之問曰佛道有何靈驗澄知勒不達深理正可以  
道術為徵乃言曰至道雖遠亦可以近事為證取鉢盛水燒香咒

之須臾鉢中生青蓮花光色矚目勒由此信之勒後因忿意欲害澄澄乃潛避至黑略舍語弟子曰若將軍信至問我所在者報云不知所之既而勒使至覓澄不得使還報勒勒驚曰吾有惡意澄舍我去矣通夜不寢思欲見澄澄知勒意悔明旦遣勒勒曰昨夜何行澄曰公有怒心昨故權避公今改意是以敢來勒大笑曰道人謬矣鮮卑段末柸攻勒眾甚盛勒懼問澄澄云昨日寺鈴鳴云明旦食時當擒段末柸勒登城望末柸軍不見前後失色曰末柸如此豈可獲乎更遣人問澄澄曰已獲末柸矣時城北伏兵出遇末柸執之澄勒宥末柸還本國勒從之卒獲其用劉曜自將攻洛陽勒將救之其下咸諫以爲不可勒以訪澄澄曰相輸鈴云秀支替戾岡僕谷劬禿當此羯語也秀支軍也替戾岡出也僕谷劉

曜胡位也。劬秃當捉也。此言軍出捉得曜也。又令一童子潔齋七日，取麻油研掌中，舉手示童子，粲然有輝。童子驚曰：有軍馬甚眾，見一人長大白皙，以朱絲縛其肘。澄曰：此卽曜也。勒大悅，遂赴洛果擒曜。勃愛子斌暴卒。勒有愛子名斌，石虎有子封燕王，亦名斌，一家有兩石斌，何也。將殯，勒歎曰：朕聞虢太子死，扁鵲能生之，今可得效乎？乃令告澄，澄取楊枝沾水灑而咒之，就執斌手曰：可起矣。因此遂蘇。澄嘗遣弟子法常至襄國，會法佐從襄國還，相遇於梁冀城下，共宿對車，夜談言及和尙比旦各去，佐入見澄，澄逆笑曰：昨夜爾與法常交車，共說汝師耶？先民有言：不曰敬乎幽而不改，不曰慎乎獨而不易。幽獨者敬慎之本，爾不識乎？佐愕然愧謝。於是國人相語曰：莫起惡心，和尙知汝虎嘗問澄佛法，不殺朕爲天下主，非刑殺無以肅清海內。

將如之何澄曰帝王事佛在恭儉慈仁顯暢法道不爲暴虐不殺無辜至於凶愚無賴化之不悛者其可不罰乎但殺不可濫刑不可不恤身若暴虐殺害非罪雖復傾財事佛無解禍殃願陛下省欲興慈廣及一切則佛教永興福祚綿遠矣虎雖不能從而爲益不少尙書張良張離等家富事佛各起大塔澄曰事佛在清淨無欲慈矜爲心君雖崇飾塔寺而貪吝未已游獵無度積聚不窮方受見世之罪何福報之可希離等後果被殺戮虎太子遂將爲逆澄歎曰太子作亂其形將成欲言難言欲忍難忍乃因事從容戲虎虎終不解俄而事發方悟澄言虎嘗晝寢夢見羣羊負魚從東北來寤以訪澄澄曰此不祥也鮮卑其中有中原乎後亦果驗石宣將殺石韜宣先到寺與澄同坐浮屠一鈴獨鳴澄謂曰解鈴音乎

云胡子洛度宜變色曰是何言與澄謬曰老胡爲道不能山居無  
言重茵美服豈非洛度乎石韜後至澄熟視良久韜懼而問澄澄  
曰怪公血臭故相視耳澄乃入謂虎曰脇下有賊不出十日自浮  
屠以西此殿以東當有血流慎勿東也杜后曰和尚豈邪何處有  
賊澄卽易語云六情所愛皆悉是賊老自應毫但使少者不昏卽  
好耳遂不復明言後二日宣果害韜於佛寺中及虎將殺宜澄諫  
之不聽後月餘有一妖馬髦尾皆有燒狀入中陽門出顯陽門走  
向東北俄而不見澄聞而歎曰災其及乎虎大享羣臣於太極殿  
澄吟曰殿乎殿乎棘子成林將壞人衣虎令發殿石下視之有棘  
牛焉冉閔小字棘奴此其徵也虎造太武殿初成圖畫自古賢聖  
忠臣孝子烈士貞女皆變爲胡狀旬餘頭悉縮入肩中惟冠髮

髣髴出虎大惡之秘而不言也澄對之流涕乃還寺視佛像曰悵  
悵不得莊嚴獨語曰得三年乎自答不得又曰得二年一年百日  
一月乎自答不得遂無復言遣人辭虎曰物理必遷身命非係貧  
道倏幻之驅化期已及既荷恩殊重故逆以仰聞虎愴然躬自詣  
寺慰喻焉澄曰出生入死道之常也修短分定無由增損但道重  
行全德貴不怠苟德行無虧雖死如生違而獲延非其所願然意  
有未盡者國家心存佛理建寺度僧當蒙休祉而布政猛烈淫刑  
酷濫顯違聖典幽背法戒不自懲革終無福祐若降心易慮惠此  
下民則國祚永長貧道亦沒無遺恨矣至於是月八日卒于鄴宮  
葬于紫陌後有沙門自雍州來見澄入關又郭門吏報曰見澄攜  
一履去虎命掘冢視之惟有一履與一石而無尸虎大惡之歎曰



石者朕也葬我而去其能久乎因而遇疾初澄之與虎遊也支道林在建康聞之謂人曰澄公其以季龍爲海鷗鳥耶周生云佛圖澄遠涉流沙誦法孔子日謀三十萬言自恨不禁捧書諷淚涕泣如瀑

配永和五年

趙石虎太常元年燕慕容儼元年代什翼健建國十二年

春正月辛未朔大赦

趙王虎卽皇帝位大赦改元太甯諸子皆進爵爲王故東官高力

等萬餘人謫戍涼州

石宣勸多力之士以衛東宮

行達雍城

扶風也旣不在赦例又救雍州刺史張茂送之茂皆奔其馬使之步推

鹿車致糧戍所

鹿車窄小

高力督定陽梁犢

定陽縣漢屬上郡晉省後魏太安中置定

陽郡唐爲延州

因厭心之怨謀作亂東歸眾聞之皆踊并大呼犢乃

自稱晉征東大將軍帥眾攻拔下辨安西將軍劉甯自安定擊之

爲犢所敗高力等皆多力善射一當十餘人雖無兵甲掠民斧施  
一丈柯攻戰若神所向崩潰戍卒皆隨之攻陷郡縣殺長吏二千  
石長驅而東北至長安眾已十萬樂平王苞盡銳拒之一戰而敗

犢遂東出潼關進趣洛陽趙王虎以李農爲大都督行大將軍事

統衛軍將軍張賀度等步騎十萬討之戰於新安

新安縣漢屬宏農郡自晉以後

屬河南郡

農等大敗戰於洛陽又敗退壁成皋犢遂東掠滎陽陳畱諸

郡武帝泰始二年分河南置滎陽郡

虎大懼以燕王斌爲大都督督中外諸軍事

統冠軍大將軍姚弋仲車騎將軍蒲洪等討之弋仲將其眾八千  
餘人至鄴求見虎虎病未之見引入領軍省賜以己所御食弋仲  
怒不食曰主上召我來擊賊當面見授方略我豈爲食來邪且主  
上不見我我何以知其存亡邪虎力疾見之弋仲讓虎曰兒死愁

邪何爲而病兒幼時不擇善人教之使至于爲逆旣爲逆而誅之  
又何愁焉且汝久病所立兒幼汝若不愈天下必亂當先發此勿  
憂賊也價等窮困思歸相聚爲盜所過殘暴何所能至老羌爲汝  
一舉了之弋仲性狷直人無貴賤皆汝之虎亦不之責於坐授使  
持節征西大將軍賜以鎧馬弋仲曰汝看老羌堪破賊否乃被鎧  
跨馬於庭中因策馬南馳不辭而出遂與斌等擊價於滎陽大破  
之斬價首而還討其餘黨盡滅之虎命弋仲劍履上殿入朝不趨  
進封西平郡公蒲洪爲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都督雍秦州  
諸軍事雍州刺史進封略陽郡公 始平人馬勸聚兵自稱將軍  
杜佑曰漢平凌管改 爲始平有馬鬼故城 趙樂平王苞討平之誅三千餘家 夏四月  
益州刺史周撫龍驤將軍朱蕘擊范賁斬之益州平 詔遣謁者

陳沈如燕拜慕容雋爲使持節侍中大都督督河北諸軍事幽平

二州牧大將軍大單于燕王 桓溫遣督護滕駿帥交廣之兵擊

林邑王文於盧容

盧容縣自漢以來屬日南郡有盧容浦去郡二百里

爲文所敗退屯九真

乙卯趙王虎病甚以彭城王遵爲大將軍鎮關右燕王斌爲丞

相錄尙書事張豺爲鎮衛大將軍領軍將軍吏部尙書竝受遺詔

輔政劉后惡斌輔政恐不利於太子與張豺謀去之斌時在襄國

遣使詐謂斌曰主上疾已漸愈王須獵者可少停也斌素好獵嗜

酒遂畱獵且縱酒劉氏與豺因矯詔稱斌無忠孝之心免官歸第

使豺弟雄帥龍騰五百人守之乙丑遵自幽州至鄴敕朝堂受拜

配禁兵三萬遣之遵涕泣而去是日虎疾小瘳問遵至未左右對

曰去已久矣虎曰恨不見之虎臨西園龍騰中郎二百餘人列拜

於前虎問何求皆曰聖體不安宜令燕王入宿衛典兵馬或言乞以爲皇太子虎曰燕王不在內邪召以來左右言王酒病不能入虎曰促持輦迎之當付璽綬亦竟無行者尋惛眩而入張豺使張雄矯詔殺斌戊辰劉氏復矯詔以豺爲太保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如霍光故事侍中徐統歎曰亂將作矣吾無爲預之仰藥而死己巳虎卒太子世卽位尊劉氏爲皇太后劉氏臨朝稱制以張豺爲丞相豺辭不受請以彭城王遵義陽王鑿爲左右丞相以慰其心劉氏從之豺與太尉張舉謀誅司空李農舉素與農善密告之農奔廣宗帥乞活數萬家保上白劉氏使張舉統宿衛諸軍圍之豺以張離爲鎮軍大將軍監中外諸軍事以爲己副彭城王遵至河內聞喪姚弋仲蒲洪劉甯及征虜將軍石閔武衛將軍王鸞

等討梁犢還遇遵於李城

續漢志河內平輿縣有李城史記邯鄲李同卻秦兵趙封其父李侯卽此城

其說遵曰殿下長且賢先帝亦有意以殿下爲嗣正以末年愆惑爲張豺所誤今女主臨朝姦臣用事上白相持未下京師宿衛空虛殿下若聲張豺之罪鼓行而討之其誰不開門倒戈而迎殿下者遵從之遵自李城舉兵還趣鄴洛州刺史劉國帥洛陽之眾往會之檄至鄴張豺大懼馳召上白之軍丙戌遵軍於蕩陰戎卒九萬石閔爲前鋒耆舊羯士皆曰彭城王來奔喪吾當出迎之不能爲張豺守城也踰城而出豺斬之不能止張離亦帥龍騰二千斬關迎遵劉氏懼召張豺入對之悲哭曰先帝梓宮未殯而禍難至此今嗣子沖幼託之將軍將軍將若之何欲加遵重位能弭之乎豺惶怖不知所出但云唯唯乃下詔以遵爲丞相領大司馬大都

督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加黃鉞九錫己丑遷至安陽亭

安陽縣屬魏郡

此蓋安陽縣都亭也

張豺懼而出迎遵命執之庚寅遵擐甲曜兵入自鳳陽

門升太武前殿擗踊盡哀退如東閣斬張豺於平樂市夷其三族

假劉氏令曰嗣子幼沖先帝私恩所授皇業至重非所克堪其以

遵嗣位於是遵卽位大赦罷上白之闕辛卯封世爲燕王廢劉氏

爲太妃

考異曰晉春秋及十六國春秋鈔皆云廢太后爲昭儀今從載記十六國春秋及載記又云世立三十三日按四月

己巳至五月庚寅凡二十二日

尋皆殺之李農來歸罪使復其位尊母鄭氏爲皇

太后立妃張氏爲皇后故燕王斌子衍爲皇太子以義陽王鑒爲

侍中太傅沛王冲爲太保樂平王苞爲大司馬汝陰王琨爲大將

軍武興公閔爲都督中外諸軍事輔國大將軍甲午鄴中暴風拔

樹震雷雨雹大如盂升

鄒孟及升也

太武暉華殿災及諸門觀蕩然

無餘乘輿服御燒者大半金石皆盡火月餘乃滅時沛王沖鎮薊  
間遵殺世自立謂其僚佐曰世受先帝之命遵輒廢而殺之罪莫  
大焉其敕內外戒嚴孤將親討之於是留雷北將軍沐寧戍兩州  
帥眾五萬自薊南下傳檄燕趙所在雲集比至常山眾十餘萬軍  
於苑鄉遇遵赦書沖曰皆吾弟也死者不可復追何爲復相殘乎  
吾將歸矣其將陳暹曰彭城真弒自尊爲罪大矣王雖北旆臣將  
南轅俟平京師擒彭城然後奉迎大駕沖乃復進遵馳遣王擢以  
書喻沖沖弗聽遵使武興公閔及李農帥精卒十萬討之戰于平  
棘平棘縣漢屬常山郡晉屬趙國唐爲趙州治所沖兵大敗獲沖於元氏元氏縣漢屬常山郡晉屬趙國  
賜死阮其士卒三萬餘人武興公閔言於遵曰蒲洪人傑也今以  
洪鎮關中臣恐秦雍之地非國家之有此雖先帝臨終之命然陛



下踐祚自宜改圖遵從之罷洪都督餘如前制洪怒歸枋頭遣使  
 來降 燕平狄將軍慕容霸上書於燕王儁曰石虎窮凶極暴天  
 之所棄餘燼僅存自相魚肉今中國倒懸企望仁恤若大軍一振  
 勢必投戈北平太守孫興亦表言石氏大亂宜以時進取中原儁  
 以新遭大喪非許霸勸詣龍城言於儁曰難得而易失者時也萬  
 一石氏衰而復興或有英雄據其成資豈惟失此大利亦恐更為  
 後患儁曰鄴中雖亂鄧恆據藥安兵彊糧足今若伐趙東道不可  
 由也當由盧龍盧龍山徑險狹水經注潘水東南逕盧龍塞塞道  
 自無終縣東出渡潘水向林蘆  
東至清澤盧龍之隘故 虜乘高斷要首尾為患將若之何霸曰恆  
 雖欲為石氏拒守其將士願家人懷歸志若大軍臨之自然瓦解  
 臣請為殿下前驅東出徒河潛趣令支出其不意彼聞之勢必震

駭上不過閉門自守下不免棄城逃潰何暇禦我哉然則殿下可  
以安步而前無復爾難矣雋猶豫未決以問五材將軍封弈對曰  
用兵之道敵彊則用智敵弱則用勢是故以大吞小猶狼之食豚  
也以治易亂猶日之消雪也大王自上世以來積德累仁兵彊士  
練石虎極其殘暴死未瞑目子孫爭國上下乖亂中國之民墜於  
塗炭延頸企踵以待振拔大王若揚兵南邁先取薊城次指鄴都  
宣耀威德懷撫遺民彼孰不扶老提幼以迎大王凶黨將望旗冰  
碎安能爲害乎從事中郎黃泓曰今太白經天歲集畢北陰國受  
命此必然之驗也

漢書天文志太白經天下革民更王孟康注曰謂出東方西出西方入東方也太白益星出東方

伏東出西當伏西過午爲轉天宮灼曰日陽也日出則星亡晝見  
午上爲經天彗星所在國不可伐可以伐人畢開爲天街其陰  
陰國歲集畢北明陰國當受命而王

宜速出師以承天意折衝將軍慕輿根曰中國

穆帝永和五年

之民困於石氏之亂咸思易主以救湯火之急此千載一時不可失也自武宣王以來招賢養民務農訓兵正俟今日今時至不取更復顧慮豈天意未欲使海內平定邪將大王不欲取天下也唐笑而從之以慕容恪爲輔國將軍慕容評爲輔弼將軍左長史陽鴛爲輔義將軍謂之三輔慕容霸爲前鋒都督建鋒將軍選精兵二十餘萬講武戒嚴爲進取之計

考異曰燕景昭紀集兵在四月春私在五月故從之而燕書載封奔慕容輿根言俱指

并闕察是時閔未篡起蓋撰史者附會耳故削去

六月慕容

主虎於顯原陵廟號太祖 桓溫聞趙胤出屯安陸遣諸將經營

北方趙揚州刺史王浹舉壽春降西中郎將陳遠進據壽春征北大將軍褚裒上表請伐趙即日戒嚴直指泗口朝議以裒事任貴重宜先遣偏師裒奏言前已遣督護王頤之等徑造彭城後遣督

護糜蕪進據下邳今立速發以成聲勢秋七月加袁征討大都督  
督徐兗青揚豫五州諸軍事袁帥眾三萬徑赴彭城北方士民降  
附者日以千計朝野皆以爲中原指期可服光祿大夫蔡謨獨謂  
所親曰胡滅誠爲大慶然恐更貽朝廷之憂其人曰何謂也謨曰  
夫能順天乘時濟羣生於艱難者非上聖與英雄不能爲也自餘  
則莫若度德量力觀今日之事殆非時賢所及必將經營分表疲  
民以逞

言人之才具各有分量收復中原非當時人才所能辦也  
經之營之過於其分量之外則疲民以逞而不能濟也

既而才略疏短不能副心財殫力竭智勇俱困安得不憂及朝廷  
乎魯郡民五百餘家相與起兵附晉求援於褚裒裒遣部將王龕  
李邁將銳卒三千迎之趙南討大都督李農帥騎二萬與龕等戰  
於代陂龕等大敗皆沒於趙八月袁退屯廣陵陳遼聞之焚壽春

積聚毀城遁還冀上疏乞自貶詔不許命冀還鎮京口解征討都

督時河北大亂遺民二十餘萬口渡河欲來歸附會冀已還威勢

不接皆不能自拔死亡略盡

考異曰冀傳云爲慕容皝及苻健所掠死亡咸盡案是時慕容皝卒已踰

年矣永和六年慕容皝始率眾南征石鑒即位後補洪始有眾十萬永和六年洪死健始嗣位皆與冀不相接今不取

補

樂平王苞謀帥關右之眾攻鄴左長史石光司馬曹曜等固諫苞

怒殺光等百餘人苞性貪而無謀雍州豪傑知其無成竝遣使告

晉梁州刺史司馬勳帥眾赴之

勳宣帝弟子濟南王遂之曾孫

氏王楊初襲趙

西城破之九月涼州官屬其上張重華爲丞相涼王雍秦涼三

州牧重華嬖以錢帛賜左右寵臣又喜博弈頗廢政事徵事索振

諫曰

蕭註徵事涼所置官十六國春秋作徵事又云一作徵士此從蕭書

先王夙夜勤儉以實府庫

正以豐琳未雪志平海內故也殿下嗣位之初彊寇侵逼賴重餌

之故得戰士死力僅保社稷今蓄積已虛而寇讎尙在豈可輕有  
耗散以與無功之人乎昔漢光武躬親萬幾章奏詣闕報不終日  
故能隆中興之業今章奏停滯動經時月下情不得上通沈寃困

於囹圄

同音零  
圍音律

殆非明主之事也重華謝之

司馬勳出駱谷破

趙長城戍

長城戍卽魏司馬望鄆  
艾墟之以卽姜維之施壁

於懸鉤去長安二百里使治

中劉煥攻長安斬趙京兆太守劉秀離又拔賀城三輔豪傑多殺

守令以應勳凡三十餘燧眾五萬人趙樂平王苞乃輟攻鄴之謀

使其將麻秋姚國等將兵拒勳趙主遣車騎將軍王朗帥精騎

二萬以討勳爲名因劫苞送鄴勳兵少畏朗不敢進冬十月釋懸

鉤拔宛城殺趙南陽太守袁景復還梁州 初趙主遵之發李城

也謂武興公閔曰努力事成以爾爲太子旣而立太子衍閔恃功

欲專朝政，遵不聽。閔素驍勇，屢立戰功。夷夏宿將皆憚之，既爲都

督，總內外兵權，乃撫循殿中將士，皆奉爲殿中員外將軍。殿中將

置殿中員外將軍，又後來所置也。爵關外侯。秦漢列侯，則有關邑關內侯，無關邑

所謂名號，非秦漢列侯意也。遵弗之疑，而更題名善惡，以挫抑之。眾咸怨怒，中

書令孟準、左衛將軍王鸞勸遵稍奪閔兵權，閔益恨。望準等咸勸

誅之。十一月，遵召義陽王鑿、樂平王苞、汝陰王琨、淮南王昭等入

議於鄭太后前，曰：「閔不臣之迹漸著，今欲誅之，如何？」鑿等皆曰：「宜

然。」鄭氏曰：「李城還兵，無棘奴豈有今日？」小驕縱之。謂閔恃功，何驕宜寬釋之。

可。遵殺鑿，出遣宦者楊瓌馳以告閔。閔遂劫李農及右衛將軍王

基密謀廢遵，使將軍蘇彥周成帥甲士三千人執遵於南臺。遵方

與婦人彈碁。蘇彥周曰：彈碁，兩人對局，白黑棋各六枚，先列其相當，更先彈也。其局以石爲之，局形圓，廣而中高，對置父

詩云黃皇初極纘緒勞侍臣始作蒙其軍甚盛始於漢也世說曰漢基始自魏內宮榘之數此說誤也按西京雜記漢成帝好賦論言事者以爲勞體非至尊所宜帝命厚似而不勞者家君作彈琴奏之帝大悅問成曰反者誰也成曰

義陽王璽當立遵曰我尙如是璽能幾時遂殺之於琨華殿

載記曰

在位凡一百

八十三日并殺鄭太后張后太子衍孟準王鸞及上光祿大夫

張斐璽卽位大赦以武興公閔爲大將軍封武德王司空李農爲

大司馬竝錄尙書事郎闓爲司空秦州刺史劉羣爲尙書左僕射

侍中盧諶爲中書監諶濟敏有理思才高行潔爲一時所推值中

原喪亂與清河崔悅潁川荀綽河東裴憲北地傅暢竝淪陷非所

雖俱顯於石氏恆以爲辱諶每謂諸子曰吾身沒之後但稱晉司

空從事中郎耳秦雍流民相帥西歸

成帝咸和四年石虎殺劉隗徙氏羌十五萬落於

司冀州八年破石生徙秦雍民及氏羌十餘萬戶於關東今因趙亂故相帥西歸

路由枋頭其推蒲洪爲



主眾至十餘萬洪子健在鄴斬關出奔枋頭趙主鑿懼洪之逼欲以計遣之乃以洪爲都督關中諸軍事征西大將軍雍州牧領秦州刺史洪會官屬議應受與不主簿程朴請且與趙連和如列國分境而治洪怒曰吾不堪爲天子邪而云列國乎引朴斬之都鄉元侯褚裒還至京口聞哭聲甚多以問左右對曰皆代陂死者之家也裒慚憤發疾十二月己酉卒裒字季野少有簡貴之風與京兆杜乂俱有盛名冠於中興初裒總角詣庾亮亮使郭璞筮之卦成璞駭然亮曰有不祥乎璞曰此非人臣之卦也不知此少年何以乃表斯祥二十年外我言方驗及二十九年而皇太后臨朝有司以裒皇太后父果議加不臣之禮裒在官清約雖居方伯恆使私童樵採至是而卒遠近嗟悼吏士哀慕以吳國內史荀羨爲

使持節監徐雍二州揚州之晉陵諸軍事徐州刺史時年二十八  
中興方伯未有如羨之少者 趙主鑒使樂平王植中書令李松

殿中將軍張才夜攻石閔李農於琨華殿不克禁中擾亂鑿懼偽  
若不知者夜斬松才於西中華門并殺苞新興王祗虎之子也時  
鎮襄國與姚弋仲蒲洪等連兵移檄中外欲共誅閔農閔農以汝

陰王琨爲大都督與張舉及侍中呼延盛帥步騎七萬分討祗等

中領軍石成侍中石啟前河東太守石暉謀誅閔農反爲閔農所

殺龍驤將軍孫伏都劉銖等帥羯士三千伏於胡天

胡天蓋石氏  
禁中署舍之

名亦欲誅閔農鑿在中臺伏都帥三十餘人將升臺挾鑿以攻之

鑿見伏都毀閣道臨問其故伏都曰李農等反已在東掖門臣欲

帥衛士討之謹先啟知鑿曰則是功臣好爲官陳力朕從臺上觀

資治通鑑補

卷九十八 晉紀十八

穆帝永和五年

廿

忠補樓

卿勿慮無報也於是伏都銖帥眾攻閔農不克屯於鳳陽門閔農帥眾數千毀金明門而入鑿罷閔之殺已馳招閔農臨門內之謂

曰孫伏都反卿宜速討之閔農攻斬伏都等自鳳陽至琨華橫尸

相枕流血成渠宣令內外六夷敢稱兵仗者斬稱舉也胡人或斬關

或踰城而出者不可勝數閔使尙書王簡少府王鬱帥眾數千守

鑾於御龍觀懸食以給之下令城中曰近日孫劉構逆支黨伏誅

良善一無預也今日已後與官同心者畱不同者各任所之敕城

門不復相禁於是趙人百里內悉入城趙人謂中人也胡羯去者填門

閔知胡之不爲己用班令內外趙人斬一胡首送鳳陽門者文官

進位三等武官悉拜牙門一日之中斬首數萬閔親帥趙人以誅

胡羯無貴賤男女少長皆斬之死者二十餘萬尸諸城外悉爲野

犬豺狼所食其屯戍四方者閔皆以書命趙人爲將帥者誅之或  
高鼻多須濫死者半 燕王雋遣使至涼州約張重華共擊趙

高句麗王釗送前東夷護軍宗晃於燕燕王雋赦之更名曰活拜

爲中尉

晃奔高麗見九十六  
卷成帝咸康四年

庚永和六年趙不祗永和元年魏冉閔永和元年  
燕慕容暉二年什翼健建國十三年春正月稍大將

軍閔欲滅去石氏之迹託以譏文有繼趙李更國號曰徧易姓李

氏大赦改元青龍太宰趙庶太尉張與中軍將軍張春光祿大夫

石岳撫軍將軍石甯武衛將軍張季及公侯卿校龍騰等萬餘人

出奔襄國從石  
祗也汝陰王琨奔冀州撫軍將軍張沈據滏口滏口滏  
水之口

也張賀度據石濟魏收地形志鄴  
縣有石賈堰建義將軍段勤據黎陽甯南將

軍楊羣據桑壁括地志易州遂城縣界有桑邱城又水經注常  
山蒲吾縣東南有桑中縣故城俗謂之石勒城劉

國據陽城

續漢志中山薊陰縣有陽城據後到國自繁陽引兵會石隗擊冉閔則此陽城乃繁陽城也

段龕據

陳留姚弋仲據滎頭蒲洪據枋頭眾各數萬皆不附於閔勤末極之子龕闡之子也王昶麻秋自長安赴洛陽秋承閔書誅朗部胡千餘人朗奔襄國秋帥眾歸鄴蒲洪使其子龍驤將軍雄迎擊獲之以爲軍帥將軍汝陰王琨及張舉王朗帥眾七萬伐鄴大將軍閔帥騎千餘與戰于城北閔操兩刃矛馳騎擊之所向摧陷斬首三千級琨等大敗而去閔與李農帥騎三萬討張賀度於石濟閔月衛主嚙密遣宦者齎書召張沈等使乘虛襲鄴宦者以告閔農閔農馳還廢鑿殺之

載記曰鑿立一百三日

并殺趙主虎二十八孫盡滅石

氏

載記曰始勒以成帝咸和三年

姚弋仲子曜武將軍益武衛將

軍若帥禁兵數千斬關奔滎頭弋仲帥眾討僞軍于混橋司徒申

鍾等上尊號於閔閔以讓李農農固辭閔曰吾屬故晉人也今晉室猶存請與諸君分割州郡各稱牧守公侯奉表迎晉天子還都洛陽苟如尙書胡睦進曰陛下舉德應天宜登大位晉氏衰微遠窟江表豈能總馭英雄混壹四海乎閔曰胡尙書之言可謂識機知命矣乃卽皇帝位大赦改元永興國號大魏 丁丑彗星見于

亢 朝廷聞中原大亂復謀進取己丑以揚州刺史殷浩爲中軍

將軍假節都督揚豫徐兗青五州諸軍事

爲殷浩喪帥張本

以蒲洪爲氏

王使持節征北大將軍都督河北諸軍事冀州刺史廣川郡公蒲健爲假節右將軍監河北征討前鋒諸軍事襄國公 姚弋仲蒲

洪各有據關右之志弋仲遣其子襄帥眾五萬擊洪洪迎擊破之斬獲三萬餘級洪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三秦王改姓苻氏

世以藏文草付應王又其孫堅背有草付字遂改姓苻氏苻上從竹者非以南安雷弱兒爲輔國將軍

安定梁楞爲前將軍領左長史馮翊魚遵爲後將軍領右長史京

兆段陵爲左將軍領左司馬王墜爲右將軍右司馬天水趙俱隴

西牛夷北地辛牢皆爲從事中郎氏會毛瑗爲單于輔相 二月

燕王儁使慕容霜將兵二萬自東道出徒河慕容于自西道出蠕

蠕塞偁自中道出盧龍塞杜佑曰盧龍塞在今平州城西北二百里以伐趙以慕容恪

鮮于亮爲前驅命慕容與渥樣山通道邪斬木曰樣樣音差去聲兩世子暉守

龍城以內史劉斌爲大司農與典書令皇甫真出統後事前軍至

三陘樂安城在遼西遼陽縣東魏收地形志海陽縣有崑山蓋卽三陘之址趙征東將軍鄧恆惶怖

焚倉庫棄樂安遁去與幽州刺史王午共保薊徒河南部都尉孫

沐急入樂安撲滅餘火籍其沒帛請收樂安北平兵糧與偁會臨

渠臨渠城臨河渠洶水出右北平無終縣西山東有至雍奴縣入  
○洶音溝 鮑耳水健武征蜀頌從洶口擊渠遂雍奴泉州以通河海者也  
又音原

三月燕兵至無終王午閉其將王佗以數千人守薊

與鄧恆走保魯口

魏收地形志博陵郡武陽縣有魯口城博陵郡唐爲定州

乙巳僞拔薊執王

佗斬之僞欲悉阮其士卒千餘人慕容綱諫曰趙爲暴虐王興師  
伐之將以拯民於塗炭而撫有中州也今始得薊而阮其士卒恐  
不可以爲王師之先聲也乃釋之僞入都於薊中州士女降者相  
繼燕兵至范陽范陽太守李產欲爲石氏拒燕眾莫爲用乃帥八  
城令長出降 范陽郡統涿良鄉方城長鄉通故安范陽容城八縣 僞朝之曰卿受石氏寵任  
衣錦本鄉何故不能立功於時而反委質于我烈士處身固如是  
耶產泣曰犬馬爲主豈忘自效但以孤窮勢蹙致力無術僥倖歸  
死實非誠款僞嘉其慷慨顧謂左右曰此眞長者乃復以產爲大



守產子績爲幽州別駕棄其家從王午在魯口鄧恆謂午曰績鄉里在北父已降燕今雖在此恐終難相保徒爲人累不如去之午曰此何言也夫以當今喪亂而績乃能立義捐家情節之重雖古烈士無以過也乃欲以猜嫌害之燕趙之士聞之謂我直相聚爲賊了無意識眾情一散不可復集此爲坐自屠潰也恆乃止午猶恐諸將不與己同心或致非意乃遣績還績始辭午往見燕王僞儂之曰卿不識天命棄父邀名今日乃始來邪對曰臣眷戀舊主志存微節官身所在何事非君殿下以義取天下臣未謂得見之晚也僞悅善待之儂以弟宜爲代郡城郎

此秦漢以來之代郡非後魏之代郡

此代郡治八後魏代郡乃秦漢之平城也城郡城大皆鮮卑所置付以城郭之任即王也

孫泳爲廣甯太守恐

留幽州郡縣守宰甲子僞使中部俟釐募與句督荀中留事

俟釐蓋亦

鮮卑部自將擊鄧恆於魯口軍至清梁

魯收地形志高陽縣吾縣有清涼城水經注中山蕭

陸縣東南

恆將鹿勃早將數千人夜襲燕營半已得入先犯前鋒

都督慕容弼突入幕下霸起奮擊手殺十餘人早不能進由是燕

軍得嚴雋謂慕容根曰賊鋒甚銳宜且避之根正色曰我輩彼寡力不相敵故乘夜來戰計萬一獲利今求賊得賊正當擊之復何

所疑王但安臥臣等自爲王破之雋不能自安內史李洪從雋出

營外屯高冢上根帥左右精勇數百人從中冑直前擊早李洪徐

整騎隊還助之早乃退走眾軍追擊四十餘里早僅以身免所從

士卒死亡略盡雋引兵還薊

魏主閔復姓冉氏尊母王氏爲皇

太后立妻董氏爲皇后子智爲皇太子允明裕皆爲王以李農爲

太宰領太尉錄尚書事封齊王其子皆封縣公遣使者持節赦諸

軍屯皆不從。麻秋說苻洪曰：冉閔石祗方相持，中原之亂未可平也。不如先取關中，基業已固，然後東爭天下，誰敢敵之？洪深然之。既而秋因宴鳩洪，欲并其眾。世子健收秋斬之。洪謂健曰：吾所以未入關者，以爲中州可定。今不幸爲豎子所困，中州非汝兄弟所能辦。我死汝急入關，言終而卒。健代統其眾，乃去大都督大將軍三秦王之號，稱晉官，爵遣其叔父安來告喪，且請朝命。趙新

興王祗卽皇帝位於襄國。

考異曰：晉帝紀祗卽位在閏月三十日。晉春秋皆在三月。按十六國春秋祗卽

帝拜姚弋仲苻健官而不言苻洪。洪三月死，故疑祗以三月卽位。

改元永甯，以汝陰王琨爲相國。

六夷據州郡者皆應之。祗以姚弋仲爲右丞相，親趙王，待以殊禮。弋仲子襄，雄勇多才，略能明察，善撫納士民，多愛之。請弋仲以爲嗣。弋仲以襄非長子，不許。襄弋仲之第五子。請者日以千數，弋仲乃使之。

將兵祇以襄爲驍騎將軍豫州刺史新昌公又以苻健爲都督河南諸軍事鎮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兗州牧略陽郡公 夏四月趙主祇遣汝陰王琨將兵十萬伐魏 魏主閔殺李農及其三子并尚書令王謨侍中王衍中常侍嚴震趙昇閔遣使臨江告晉曰逆胡亂中原今已誅之能其討者可遣軍來也朝廷不應 五月廬江太守袁真攻魏合肥克之虜其居民而還 六月趙汝陰王琨進據邯鄲鎮南將軍劉國自繁陽會之繁陽縣漢屬魏郡晉屬頓邱郡隋屬繁陽內黃縣魏衛將軍王泰擊琨大破之死者萬餘人劉國還繁陽初段蘭卒於令支段龕代領其眾因石氏之亂擁部落南徙秋七月龕引兵東據廣固自稱齊王 八月代郡人趙楹帥三百餘家叛燕歸趙并州刺史張平燕王儁徙廣甯上谷二郡民於徐無代

郡民於凡城 王朗之去長安也朗司馬杜洪據長安自稱晉征

北將軍雍州刺史以馮翊張琚爲司馬關西夷夏皆應之苻健欲

取之恐洪知之及受趙官爵趙主顧所授者也以趙俱爲河內太守成溫

牛夷爲安集將軍戍懷溫縣懷縣并屬河內郡溫縣唐屬孟州懷縣故城在懷州武陟縣西治宮室

於枋頭課民種麥示無西意有知而不種者健殺之以徇旣而自

稱晉征西大將軍都督關中諸軍事雍州刺史以武威賈元楨爲

左長史洛陽梁安爲右長史段純爲左司馬辛牢爲右司馬京兆

王魚安定程肱胡文等爲軍諮祭酒悉眾而西以魚遵爲前鋒行

至盟津爲浮梁以濟遣弟輔國將軍雄帥眾五千自潼關入兄子

揚武將軍菁帥眾七千自軹關入臨別執菁手曰若事不捷汝死

河北我死河南不反黃泉無相見也旣濟焚橋自帥大眾隨雄而

進杜洪聞之與健書侮慢之以張瑄弟先爲征虜將軍帥眾萬三

千逆戰于潼關之北先兵大敗走還長安洪悉召關中之眾以拒

健洪弟郁勸洪迎健洪不從郁帥所部降於健健遣苻雄徇渭北

氏酋毛受屯高陵

高陵縣漢屬焉胡晉改曰高陵屬京兆

徐璩屯好時

好時縣前漢屬右扶風後

漢音

羌酋白犢屯黃白

即黃白嶺

眾各數萬皆斬洪使遣子降於健苻

菁魚遵所過城邑無不降附洪懼固守長安張賀度段勤到國

斬豚曾于昌城

魏收地形志魏郡昌樂縣有昌城昌樂縣後魏太和二十一年分魏縣置

將攻鄴魏主

閔白將擊之戰于蒼亭

蒼亭在河上西南至東阿六十里

賀度等大敗死者二萬

八千人追斬靳豚于陰安

陰安縣漢屬魏郡晉屬魏郡郡對陰安城在濟州領鄆縣北

盡俘其眾而歸閔戎卒三十餘萬旌旗鉦鼓綿亙百餘里雖石氏之盛

無以過也故晉散騎常侍隴西辛謐少有志尚性恬靜不妄交遊

歷劉石之世徵辟皆不就閔備禮徵爲太常謚遺閔書以爲物極則反致至則危君王功已成矣而久處之非所以遠危亡之禍也宜因茲大捷歸身晉朝必有由夷之廉享松喬之壽永爲世輔豈不美哉因不食而卒 九月燕王雋南徇冀州取章武河間初勃海賈堅少尙氣節仕趙爲殿中督趙亡堅棄魏主閔還鄉里擁部曲數千家燕慕容評徇海遣使招之堅終不降評與戰擒之傷以評爲章武太守封裕爲河間太守雋與慕容恪皆愛賈堅之朴堅時年六十餘恪聞其善射值牛百步上以試之曰能中之乎堅曰少之時能令不中今老矣往往中之恪大笑堅乃射再發一矢拂脊一矢磨腹皆附膚落毛上下如一觀者咸服其妙雋以堅爲樂陵太守治高城

高城縣自漢以來屬勃海郡賈曰高城故城在今滄州鹽山縣南

符萇與張

先戰於渭北擒之三輔郡縣堡壁皆降冬十月苻健長驅至長安

杜洪張琚奔司竹

扶風縣屋縣有司竹關宋白曰竹在鄠縣屋之關漢官有竹丞魏置司守之官後魏有司竹都

尉○盤音

燕王儁還剽留諸將守之絙還至龍城謁陵廟 十

一月魏主閔帥步騎十萬攻襄國署其子太原王盾爲大單于驃

騎大將軍以降胡一千配之爲麾下光祿大夫韋謏諫曰胡羯皆

我之仇敵今來歸附苟存性命耳萬一爲變悔之何及請誅屏降

胡去單于之號以防微杜漸閔方欲撫納羣胡大怒誅謏及其子

伯陽 甲午苻健入長安以民心思晉乃遣參軍杜山伯詣建康

獻捷并修好于桓溫於是秦雍夷夏皆附之趙涼州刺史石甯獨

據上邽不下十二月苻雄擊斬之 蔡謨除司徒三年不就職詔

書屢下太后遣使諭意謨終不受于是帝臨軒遣侍中紀據黃門



耶丁纂徵謨陳疾篤使主簿謝攸陳讓自旦至申使者十餘返而謨不至時帝方八歲甚倦問左右曰所召人何以至今不來臨

軒何時當竟太后以君臣俱疲乃詔必不來者宜罷朝中軍將軍

殷浩奏免吏部尚書江彪官會稽王昱令曹曰下令于尚書曹也

昱時錄尚書六條 蔡公傲違上命無人臣之禮若人主卑屈于上大義不行於下

亦不知所以爲政矣公卿乃奏謨悖慢傲上罪同不臣請送廷尉

以正刑書謨懼帥子弟詣闕稽顙自到廷尉待罪殷浩欲加謨大

辟會徐州刺史荀羨入朝浩以問羨羨曰蔡公今日事危明日必

有桓文之舉浩乃止下詔免謨爲庶人 詔徵吳郡孫資不起音

資 尋字文度吳伏波將軍秀之曾孫也尋爲兒童時未嘗被呵怒

顧榮見而奇之謂其外祖辭兼曰此兒神用清審志氣貞立非常

童也及長恭孝清約學識有理每獨處幽暗之中容止瞻望未嘗  
傾邪雖侯家豐厚而晷常布衣蔬食躬親隴畝誦詠不廢欣然獨  
得父母愍其如此欲加優饒而以興夜寐無暫懈也父母起居晷  
未嘗不在左右富春車道旣少動經山川父難於風波每行乘籃  
輿晷躬自扶侍所詣之處則於門外樹下藩屏之間隱息初不令  
主人知之兄嘗篤疾經年晷躬自調治藥石甘苦必經心目聞人  
之善欣若有得聞人之惡慘若有失見人飢寒並周贍之有窮老  
數人恆往來告索人多厭慢之而晷見之欣敬愈甚寒則與同衾  
食則與同器或解衣推被以恤之時年饑穀貴人有生刈其稻者  
晷見而避之須去而出旣而自刈送與之鄉鄰感愧莫敢侵犯尙  
書張國明表薦之公車特徵會卒時年三十八朝野嗟痛之晷未

及大斂有一老父縵袍草履不通姓名徑入哭之哀愴動人哭止  
便出容貌甚清眼瞳方正喪主怪而追焉直去不顧時人莫之測  
也（是歲大疫）

資治通鑑補卷第九十九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晉紀十九

起永和七年  
盡永和十年

孝宗穆皇帝中之上

至永和七年

魏冉閔永興二年秦苻健皇帝元年燕慕容  
皝三年代什翼健建國十四年是歲虓亡

春正月

丁酉日有食之 苻健左長史賈元碩等請依劉備稱漢中王故

事表健爲都督關中諸軍事大將軍大單于秦王

元碩欲表言健  
之於晉朝

怒曰吾豈堪爲秦王邪且晉使未返我之官爵非汝曹所知也既

而密使梁安諷元碩等上尊號健爲讓冉三然後許之丙辰健卽

天王大單于位

符健字建業  
洪第三子

國號大秦大赦改元皇始追尊父洪

爲武惠皇帝廟號太祖立妻強氏爲天王后子萇爲太子靚爲平

原公生爲淮南公靚爲長樂公方爲高陽公碩爲北平公騰爲淮

陽公柳爲晉公桐爲汝南公度爲魏公武爲燕公幼爲道公以符

雄爲都督中外諸軍事丞相領車騎大將軍雍州牧東海公苻菁

爲衛大將軍平昌公宿衛二宮雷弱兒爲太尉毛貴爲司空略陽

姜伯周爲尙書令梁楞爲左僕射王墜爲右僕射魚遵爲太子太

師強平爲太傅段純爲太保呂婆樓爲散騎常侍伯周健之舅平

王后之弟婆樓本略陽氐酋也

段龕請以青州內附二月戊寅

以龕爲鎮北將軍封齊公

魏主閔攻圍襄國百餘日趙主祗危

急乃去皇帝之號稱趙王遣太尉張舉乞師於燕許送傳國璽中

軍將軍張春乞師於姚弋仲弋仲遣其子襄帥騎二萬八千救趙  
誠之曰冉閔棄仁背義屠滅石氏我受人厚遇當爲復讎老病不  
能自行汝才十倍於閔若不梟擒以來不必復見我也弋仲亦遣  
使告於燕燕王雋遣禦難將軍悅綰將兵三萬往會之閔聞雋欲  
救趙遣大司馬從事中郎廣甯常煒使於燕雋使封裕詰之曰冉  
閔石氏養息負恩作逆何敢輒稱大號煒曰湯放桀武王伐紂以  
興商周之業曹孟德養於宦官莫知所出卒立魏氏之基苟非天  
命安能成功推此而言何必致問裕曰人言冉閔初立鑄金爲己  
像以下成敗而像不成信乎煒曰不聞裕曰南來者皆云如是何  
故隱之煒曰姦僞之人欲矯天命以惑人者乃假符瑞託書竊以  
自重魏主握符璽據中州受命何疑而更反眞爲僞取決於金像

乎裕曰傳國璽果安在煒曰在鄴裕曰張舉言在襄國煒曰殺胡

之日在鄴者殆無子遺時有迸漏者皆潛伏溝瀆中耳彼安知璽

之所在乎彼求救者爲妄誕之辭無所不可況一璽乎傳猶以張

舉之言爲信乃積柴置火其旁使裕以其私誘之曰君更熟思無

爲徒取衣滅煒正色曰石氏貪暴親率大兵攻燕國都雖不克而

返事在九十六卷

成帝咸康四年然志在必取故運資糧器械於東北者非以

相資乃以相滅也

事在九十六卷

咸康四年六年魏主誅翦石氏雖不爲燕臣子

之心聞仇讎之滅義當如何而更爲彼責我不亦異乎吾聞死者

骨肉下于土精魂升于天蒙君之惠速益薪縱火使僕得上訴於

帝足矣左右請殺之傳曰彼不憚殺身以徇其主忠臣也且冉閔

有罪使臣何預焉使出就館夜使其鄉人趙瞻往勞之且曰君何

不以實言王怒欲處君於遼碣之表

遼海皮骨石爲碣表古龍漢肥如縣有碣石山傳

然而立在海旁秦築長城所起自碣石在今高麗舊

界非此碣石也新舊所謂遼碣蓋卽杜佑所言者也 柰何焯曰吾

結髮以來尙不欺布衣況人主乎出意苟合性所不能直情盡言

雖沈東海不敢避也遂臥向壁不復與噉言膽具以白雉雉乃囚

焯于龍城 趙并州刺史張平遣使降秦秦王健以平爲大將軍

冀州牧 燕王雋還薊 三月姚襄及趙汝陰王琨各引兵救襄

國魏主閔遣車騎將軍胡陞拒襄于長蘆

水經註潞水瀛堂陽縣西分爲二水具右水東北注出石門謂之長蘆水西運常陽縣故城南又東運九門步又

東運扶南縣五代志稱首長蘆者獨河開郡劉昫曰長蘆漢參戶

縣地將軍孫威拒琨於黃邱 魏收地形志韋鹿郡鄆縣有黃邱○鄆音踐 皆敗還士卒略

盡閔欲自出擊之衛將軍王泰諫曰今襄國未下外救雲集若我

出戰必腹背受敵此危道也不若固壘以挫其銳徐觀其釁而擊



之且陛下親臨行陳如失萬全則大事去矣閔將止道士法饒進

曰陛下圍襄國經年無尺寸之功今賊至又避不擊將何以使將

士乎且太白入昴當殺胡王

晉天文志昴七星為鹿頭胡星也

百戰百克不可失

也閔攘袂大言曰吾戰決矣敢沮眾者斬乃悉眾出與襄琨戰悅

綰適以燕兵至去魏兵數里疏布騎卒曳柴揚塵魏人望之恟懼

襄琨縮三面軍之趙王祗自後衝之魏兵大敗閔與十餘騎走還

鄴降胡栗特康等執大單于府及左僕射劉琦以降趙趙王祗殺

之胡睦及司空石璞尙書令徐機中書監慮詵等并將士死者凡

十餘萬人閔潛還人無知者鄴中震恐詭言閔已沒射聲校尉張

艾請閔親郊以安眾心閔從之詭言乃息閔支解法饒父子贈葬

謾大司徒姚襄還灑頭姓弋仲怒其不捨閔之一百初閔之爲

趙相也悉散倉庫以樹私恩與羌胡相攻無月不戰趙所徙青雍  
幽荆四州之民及氏羌胡蠻數百萬口以趙法禁不行各還本土  
道路交錯互相殺掠其能達者什有二三中原大亂因以饑疫人  
相食無復耕者 趙王祇使其將劉顯帥眾七萬攻鄴軍于明光  
宮去鄴二十三里魏主閔恐召王泰欲與之謀泰恚前言之不從

辭以瘡甚閔親臨問之泰固稱疾篤閔怒還宮謂左右曰巴奴乃

公豈假汝爲命邪要將先滅羣胡卻斬王泰乃悉眾出戰大破顯

軍追奔至陽平 陽平縣漢屬東郡魏晉分屬陽平郡前陽平郡治在魏郡東北宋白曰魏州莘縣漢爲陽平縣後趙

移陽平縣 斬首三萬餘級顯懼密遣使請降求殺祇以自效閔乃

引歸有告王泰欲叛入秦者閔殺之夷其三族 秦王健分遣使

者問民疾苦搜羅雋異寬重斂之稅弛離宮之禁罷無用之器去

侈靡之服凡趙之苛政不便於民者皆除之是年關西野蠶成繭  
野禾被原秦民採以爲衣食家給人足 杜洪張琚遣使召梁州  
刺史司馬勳夏四月勳帥步騎三萬赴之秦王健禦之於五丈原  
勳屢戰皆敗退歸南鄭健以中書令賈元碩始者不上尊號銜之  
使人告元碩與司馬勳通并其諸子皆殺之 渤海人逢約因趙  
亂擁眾數千家附於魏魏主閔以約爲渤海太守遣故太尉劉準  
隗之兄子也土豪封放棄之從弟也別聚眾自守閔以準爲幽州  
刺史與約中分渤海燕王僞使封奔討約使昌黎太守高開討準  
放開瞻之子也 高瞻見九十一卷  
元帝太興二年 奔引兵直抵約地遣人謂約曰  
相與鄉里隔絕日久 封奔渤海人 會遇甚難時事利害人皆有心非所  
論也願單出一相見以寫仁結之情約素信重奔卽出見奔于門

外各并騎卒單馬交語奔與論敘生平畢因說之曰與君累世同  
鄉情相愛重誠欲君享祚無窮今既獲展奉不可不盡所懷冉閔  
乘石氏之亂奄有成資是宜天下服其德矣而禍亂方始固知天  
命不可力爭也燕王弈世載德奉義討亂所征無敵今已都薊南  
臨趙魏遠近之民懽負歸之民厭荼毒咸思有道冉閔之亡匪朝  
伊夕成敗之形昭然易見且燕王肇開王業虛心賢雋君能翻然  
改圖則功參絳灌慶流苗裔孰與爲亡國將守孤城以待必至之  
禍哉約聞之悵然不言弈給使張安有勇力奔豫戒之侯約氣下  
安突前持其馬鞵因挾之而馳至營弈與坐謂曰君計不能自決  
故相爲決之非欲取君以邀功也然全君以安民也高開至渤海  
準放迎降僑以放爲渤海太守準爲全司馬約參軍事以約誘於

人而遇獲更其名曰鈞 劉粲弑趙王祗及其丞相樂安王炳太

宰趙庶等十餘人傳首於鄴驃騎將軍石甯奔柏人

石甯趙州刺史石甯於

六年十二月已為苻雄所斬此又有

魏主閔焚祗首於通衢拜顯

上大將軍大單于冀州牧

五月趙兗州刺史劉啟自鄆城來奔

鄆城屬漢屬濟陰郡晉屬

秋七月劉顯復引兵攻鄴魏主閔擊

敗之顯還稱帝于襄國

甲辰潯水入石頭城溺死者數百人

八月魏徐州刺史周成兗州刺史魏統荊州刺史樂宏豫州牧張

遇以廩邱許昌等諸城來降

時周成據廩邱張遇據許昌

平南將軍高崇征虜

將軍呂護執洛州刺史鄒系以其地來降 燕王雋遣慕容恪攻

中山慕容評攻王午於魯口魏中山太守上谷侯龕開城拒守恪

南徇常山軍于九門

九門常山郡

魏趙郡太守遼西李邳舉郡

降格厚撫之將邾還圍中山侯龍乃降格入中山遷其將帥士聚  
數十家詣薊餘皆安堵軍令嚴明秋毫不犯慕容評至南安王午  
遣其將鄭生拒戰評擊斬之悅綰還自襄國僞乃知張舉之妄而  
殺之常煒有四男二女在中山僞釋煒之囚使諸子就見之煒上

疏謝恩僞手令答曰卿本不爲生計孤以州里相存耳

僞居昌黎煒居廣陽

二郡皆屬幽州

今大亂之中諸子盡至豈非天所念邪天且念卿況於孤

乎賜妾一人穀三百斛使居凡城以北平太守孫興爲中山太守

興善于綏撫中山遂安

庫儼官僞帥部眾自上黨降燕

庫儼官燕僞帥

桓大人庫儼之除僞○庫音舍

元月峻陽太陽二陵被燬

峻陽武帝陵太陽惠帝陵

姚弋

仲遣使來請降冬十月以弋仲爲使持節六夷大都督督江淮諸  
軍事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大單于高陵郡公又以其子襄

爲持節平北將軍都督并州諸軍事并州刺史平鄉縣公 逢鈞

亡歸渤海招集舊眾以叛燕樂陵太守賈堅

考異曰燕書賈堅傳  
所祖問堅正對以受

新命論及三載爲祖悅其言拜樂陵太守按堅以去年九月與於  
燕至明年始二年若未爲樂陵太守豈能安集諸將告諭逢鈞故

知堅先已爲樂陵太  
守非因明年而反

使人告諭鄉人示以成敗鈞部眾稍散復奔

燕  
改正十六國春秋燕書云復來奔者此作燕書者之辭也  
通鑑原文遂泥來奔之例對鈞奔首今考晉書並無逢鈞來奔之

事故伏燕  
書改正

吐谷渾葉延卒子辟奚立

初桓溫聞石氏亂上疏

請出師經略中原

蓋上疏于五年  
出也安陸之時

事久不報溫知朝廷杖殷浩

以抗己甚忿之然素知浩之爲人亦不之憚也以國無他憂遂得

相持彌年雖有君臣之跡羈縻而已八州士眾資調

補註八州者  
荆司雍益梁

南交始不爲國家用屢求北伐詔書不聽十二月辛未溫拜表輒  
廣也

行帥眾四五萬順流而下軍于武昌朝廷大懼殷浩欲去位以避

溫又欲以騎虞幡駐溫軍吏部尙書王彪之言于會稽王昱曰此屬皆自爲計非能保社稷爲殿下計也若殷浩去職人情離駭天子獨坐當此之際必有任其責者非殿下而誰乎又謂浩曰彼若抗表問罪卿爲之首事任如此猜讖已成欲作匹夫豈有全地耶且當靜以待之令相王與手書示以款誠爲陳成敗彼必旋師若不從則遣中詔又不從乃當以正義相裁柰何無故恩恩先自猖獗乎浩曰決大事正自難頃日來欲使人悶聞卿此謀意始得了彪之彬之子也撫軍司馬高崧言於昱曰王宜致書諭以禍福自當返旆如其不爾便六軍整駕逆順於茲判矣乃於坐爲昱草書曰寇難宐平時曾宐接此實爲國遠圖經略大筭能宏斯會非足下而誰但興師動眾要當以資實爲本運轉之艱古人所難不可



易之於始而不熟慮頃所以深用爲疑惟在此耳然異常之舉苟之所駭遊聲噂喑想足下亦少聞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或能望風振擻一時崩散如其不然者則望實竝喪社稷之事去矣皆由吾闇弱德信不著不能鎮靜羣庶係固維城所以內愧於心外慚良友吾與足下雖職有內外安社稷保國家其致一也天下安危繫之明德當先思甯國而後圖其外使王基克隆大義宏著所望於足下區區誠懷豈可復顧嫌而不盡哉溫卽上疏惶恐致謝回軍還鎮 朝廷將行郊祀會稽王昱問於王彪之曰郊祀應有赦否彪之曰自中興以來郊祀往往有赦愚意常謂非宜凶惡之人以爲郊必有赦將生心於微幸矣昱從之 燕王雋如龍城觀兵於近郊見甘棠於道周從者不識雋曰喻此詩所謂甘棠者也甘

者味之主也木者春之行也五德屬仁五行主土春以施生味以養物色又赤者言將有赫赫之慶於中土吾謂國家之盛此其徵者也傳曰登高能賦可以爲大夫羣司亦各書其志吾得覽焉於是內外臣僚竝上甘棠頌 丁零翟鼠帥所部降燕封爲歸義王

丁零居中山其後翟

斌等皆其種類也

王 永初八年

魏冉閔永初三年秦苻建皇始二年燕慕容儼元璽元年代什翼健建國十五年是歲魏亡

春正

月辛卯日有食之

秦丞相雄等請秦王健正尊號依漢晉之舊

不必效石氏之初健從之卽皇帝位大赦諸公皆進爵爲王且言單于所以統壹百蠻非天子所宜領以授太子萇 司馬勳既還

漠中杜洪張琚屯宜秋

水經注渠渠自中山平領口東流逕宜秋城北又東逕中山南又東逕龍陽縣故城

北

洪自以右族琚琚遂殺洪自立爲秦王改元建昌

備考按十六國春秋

杜洪說司馬勳殺張瑄洪因自立爲秦王  
改元建昌與通鑑不同通鑑蓋從晉書也  
劉顯攻常山魏主閔

留大將軍蔣幹使輔太子智守鄴自將八千騎救之顯大司馬清

河王劉甯以秦彊降魏秦彊前漢屬清河郡後漢省者尋復置屬信都郡閔擊顯敗之追

奔至襄國顯大將軍曹伏駒開門納閔殺顯及其公卿已下白

餘人考異曰閔殺顯晉帝紀在正月十六臘春秋鈔在二月蓋繫立三月己酉未知孰是今從晉紀焚襄國宮室

遷其民於鄴趙汝陰王琨以其妻妾來奔斬於建康市石氏遂絕

三月峻平崇陽二陵被發峻平晉帝陵崇陽文帝陵殷浩旣與桓溫不平

又引接降人謀立功於閩外尚書左丞孔嚴言於浩曰比來眾情

良可塞心不知使君當何以鎮之愚謂宜明受任之方韓彭專征

伐蕭曹守管籥內外之任各有攸司深思廉蔭屈身之義平勃交

歡之謀令穆然無閒然後可以保大定功也觀近日降附之徒皆

人而獸心貪而無親恐難以義感也

段龔張遇嫌龔之徒孔羸固見其肺肝矣

浩不從

嚴愉之從子也浩上疏請北出許洛詔許之以安西將軍謝尙北

中郎將荀羨爲督統進屯壽春謝尙不能撫慰張遇怒據許昌

叛降於秦

補註張遇爲魏豫州牧上年八月以許昌來降

使其將上官恩據洛陽樂宏攻

督護戴施於倉垣浩軍不能進三月命荀羨鎮淮陰尋加監青州

諸軍事又領兗州刺史鎮下邳 乙巳燕王儁還薊稍徙軍中文

武兵民家屬於薊 姚弋仲有子四十二人及病謂諸子曰石氏

待吾厚吾本欲爲之盡力今石氏已滅中原無主自古以來無有

戎狄作天子者我死汝亟自歸於晉當固執臣節無爲不義也弋

仲卒子襄祕不發喪帥戶六萬南攻陽平元城發千破之屯於碣

碣津

元城縣屬屬魏郡晉屬陽平郡後千縣漢屬東郡晉屬陽平郡郡劉昉曰唐魏州莘縣漢陽平縣地碣碣或卽漢東郡在平

縣故城其西府即河津州之碭礮車後魏置以太原王亮為長史

齊州于碭礮城杜佑曰碭礮即今濟陽郡城

天水尹赤為司馬太原薛瓌略陽權翼為參軍襄與秦兵戰敗亡

三萬餘戶兩至黎陽始發喪又與秦將高昌李歷戰於麻田

高昌李歷

本趙將也時討于秦故稱秦將秦陽之閒

地名有豆田麻田各因人所種藝而名之馬中流矢而斃弟萇以

馬授襄襄曰汝何以自免萇曰但令兄濟豎子必不敢害萇會救

至俱免尹赤奔秦秦以赤為并州刺史鎮蒲阪襄遂帥眾歸晉送

其五弟為質詔襄屯譙城襄單騎度淮見謝尚於壽春尚聞其名

命去仗衛幅巾待之散若平生襄少有高名雄武冠世博學善談

論英濟之稱著於南夏江東人士皆重之魏主閔既克襄國因

遊食常山中山諸郡趙立義將軍段勤聚胡羯萬餘人保據繹幕

繹幕縣自漢以來屬清河郡

自稱趙帝夏四月甲子燕王儁遣慕容恪等擊之

慕容霸等駭動魏主閔將與燕戰大將軍董閔車騎將軍張溫諫曰鮮卑乘勝鋒銳且彼眾我寡宜且避之俟其驕惰然後益兵以擊之閔怒曰吾欲以此眾平幽州斬慕容樹今遇恪而避之人謂我何司徒劉茂特進郎闔相謂曰吾君此行必不還矣吾等何爲

坐待戮辱皆自殺閔軍於安喜

安喜縣前漢曰安險屬中山郡後漢章帝更名其後爲安險縣屬定

州而定州所治之安喜縣漢盧奴縣也

慕容恪引兵從之閔趣常山恪追之及於魏

昌之廉臺

姚昌縣屬中山郡本苦陘漢章帝改爲漢昌魏文帝改爲魏昌唐爲定州唐呂龜地志中山無極縣有

廉臺蓋晉省無極縣廉臺遂在魏昌界

與閔王戰恪皆不勝閔素有勇名所將兵精

銳燕人憚之慕容恪巡陳謂將士曰冉閔勇而無謀一夫敵耳其士卒飢疲甲兵雖精其實難用不足破也閔以所將多步卒而燕皆騎兵引兵將趣林中恪參軍高開曰吾騎兵利平地若閔得入

林不可復制宜急遣輕騎邀之既合而陽走誘致平地然後可擊也恪從之魏兵還就平地恪分軍爲三部謂諸將曰閔性輕銳又自以眾少必致死於我我厚集中軍之陳以待之俟其合戰卿等從旁擊之無不克矣乃擇鮮卑善射者五千人以鐵鎖連其馬爲方陣而前閔所乘駿馬曰朱龍日行千里閔左操兩刃矛右執鉤戟以擊燕兵斬首三百餘級望見大幢知其爲中軍直衝之燕兩軍從旁夾擊大破之閔數重閔潰圍東走二十餘里朱龍忽斃爲燕兵所執燕人殺魏僕射劉羣執董圓張溫及閔皆送於薊閔子操奔魯口高開被創而卒慕容恪進屯常山恪命恪鎮中山己卯冉閔至薊傳大赦立閔而責之曰汝奴僕下才安得妄稱帝閔曰天下大亂爾曹夷狄禽獸之類猶稱帝況我中土英雄何得不

稱帝邪雋怒鞭之三百送於龍城慕容勗軍至釋慕容與弟思  
聰舉城降甲申雋遣慕容評及中尉侯龍帥精騎萬人攻鄴癸巳  
至鄴魏蔣幹及太子智閑城拒守城外皆降于燕劉甯及弟崇帥  
胡騎三千奔晉陽劉甯劉崇弟也秦以張遇爲征東大將軍豫

州牧 五月秦主健攻張琚于宜秋斬之 鄴中大饑人相食故

趙時宮人被食略盡蔣幹使侍中繆嵩詹事劉猗奉表請降且求  
救於謝尙 庚寅燕王雋遣廣威將軍慕容軍殿中將軍慕容興根  
右司馬皇甫眞等帥步騎二萬助慕容評攻鄴 辛卯燕人斬冉

閔於龍城之邊陘山山左右七里草木皆枯會大旱蝗蟲起燕王

雋謂閔爲祟遣使祀之卽日大雪遂諡曰悼武天王 初謝尙使

戴施據枋頭

戴施之時指  
令據枋頭

施聞蔣幹求救乃自倉垣徙屯棘津

棘津



卽石濟南津有韓津亭

止幹使者求傳國璽劉猗使繆嵩還鄴白幹幹疑尙

不能救沈吟未決六月施帥壯士百餘人入鄴助守三臺給幹曰

今燕寇在外道路不通璽未敢送也卿且出以付我我當馳白天

子天子聞璽在吾所信卿至誠必多發兵糧以相救餉幹以爲然

出檄付之施宣言使督護何融迎糧陰令懷璽送于枋頭

江南之未得璽

也中原謂之白坂天子傳國璽至此始歸晉

甲子蔣幹帥銳卒五千及晉兵出戰慕容

評大破之斬首四千級幹脫走入城 甲申秦主健還長安 謝

尚姚襄其攻張遇於許昌秦主健遣丞相東海王雄衛大將軍平

昌王菁略地關東帥步騎二萬救之丁亥戰于潁水之誠橋

據晉紀誠

橋在許昌

尚等大敗死者萬五千人尚奔還淮南襄乘輜重送尚於芍

陂尚悉以後事付襄殷浩聞尚敗退屯壽春秋七月秦丞相雄徙

張遇及陳穎許洛之民五萬餘戶于關中以右衛將軍楊紱爲豫  
州刺史鎮許昌謝尙降號建威將軍 故趙西中郎將王擢遣使  
請降拜擢秦州刺史 丁酉以武陵王暉爲太宰 丙辰燕王劼  
如中山 壬午在魯且聞魏敗時鄧恆已死午自稱安國王八月  
戊辰燕王劼遣慕容恪對奔陽爲攻之午閉城自守送冉操詣燕  
軍燕人掠其禾稼而還 庚午魏長水校尉馬願等開鄴城納燕  
兵戴施蔣幹懸繩而下奔於倉垣慕容評送魏后董氏太子智太  
尉申鍾司空條攸等及乘輿服御於劼尙書令士簡左僕射張乾  
右僕射郎肅皆自殺燕王劼詐云董氏得傳國璽獻之賜號奉璽  
君賜冉智爲海賓侯以申鍾爲大將軍右長史命慕容評鎮鄴  
桓溫使司馬勳助周撫討蕭敬文于涪城斬之

蕭敬文據涪城始  
九十七卷亦相三

年

謝尙自枋頭迎傳國璽至建康百僚畢賀 秦以雷弱兒爲

大司馬毛貴爲太尉張邁爲司空 殷浩之北伐也中軍將軍王

羲之以書止之不聽既而無功復謀再舉羲之又遺浩書曰今以

區區江左天下寒心固已久矣而加之敗喪此可熟念往事豈復

可追願思宏將來令天下寄命有所自隆中興之業政以道勝寬

和爲本力爭武功非所當作自頃處內外之任者未有深謀遠慮

而疲竭根本各從所志竟無一功可論遂令天下將有土崩之勢

任其事者豈得辭四海之責哉今軍破於外資竭於內係淮之志

非所復及莫若還保長江督將各復舊鎮自長江以外羈縻而已

引咎責躬更爲善治省其賦役與民更始庶可以救倒懸之急也

使君起於布衣任天下之重當黷統之任而敗喪至此恐闔朝羣

賢未有與人分其謗者若猶以前事爲未工故復求之分外宇宙雖廣何所自容此愚智所不解也又與曾楨上呈牋曰爲人臣誰不願尊其主比隆前世況遇難得之運哉願力有所不及豈可不權輕重而處之也今雖有可喜之會內求諸己而所憂乃重於所喜功未可期遺黎殲盡勞役無時徵求日重以區區吳越經緯天下十分之九不亡何待而不度德量力不弊不已此封內所痛心悼歎而莫敢吐誠者也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願殿下更坐三思令殷浩荀羨還據合肥廣陵許昌譙郡梁彭城諸軍皆還保淮先爲不可勝之基須根立勢舉謀之未晚

兵法曰先爲不可勝以百敵之可勝此寶

當今策之上者若不行此社稷之憂可計日而待恐伍員之憂不獨在葦蕩鹿之游將不止林藪而已

吳伍子胥曰臣恐麋鹿游于林藪此亂其意而徵其言

無水 曰：穀顯殿下燹廢，虛遠之懷以救倒懸之急，可謂以亡爲存，轉禍

爲福也。不從九月，浩屯泗口，遣河南太守戴施據石門，滎陽太守

劉遜據倉垣，浩以軍與罷遣太學生徒學校，由此遂廢。元帝建武元年始立

大學今復 以軍興廢。冬十月，謝尚遣冠軍將軍王俠攻許昌，克之。秦豫州

刺史楊纂退屯宏農，徵尚爲給事中，戍石頭。丁卯，燕王儁遣薊

故趙將擁兵據州郡者，各遣使降。燕王儁以王擢爲益州刺

史，夔逸爲秦州刺史，張平爲并州刺史，李歷爲兗州刺史，高昌爲

安西將軍，劉宙爲車騎將軍，慕容恪屯安平。安平縣前漢屬涿郡後漢屬安平郡

晉書慕容儼 積糧治攻具，將討王午。丙戌，中山蘇林起兵於無極

自稱天子，恪自魯口還討林。閏月，戊子，燕王儁遣廣威將軍慕容

根助恪攻林。斬之王午，爲其將秦興所殺。呂護殺興，復自稱安國

王 燕有燕巢于正陽殿生三雛頂有豎毛僚屬咸曰燕者燕鳥也首有毛冠者大燕龍興冠通天冕章市之象也遂其上尊號於燕王雋雋許之十一月丁卯始置百官以相國封奔爲太尉左長史陽鶩爲尚書令右司馬皇甫真爲尚書左僕射典書令張悌爲右僕射其餘文武拜授有差戊辰雋卽皇帝位大赦自謂獲傳國璽改元元璽追尊武宣王爲高祖武宣皇帝文明王爲太祖文明皇帝時晉使適至燕雋謂曰汝還白汝天子我承人乏爲中國所推已爲帝矣改司州爲中州建西臺於龍城建晉於龍城謂之龍城以元魏太守乙逸爲尚書專委國務 秦丞相雄攻王擢於隴西擢奔涼州雄還屯隴東隴東漢張重華以擢爲征虜將軍秦州刺史特寵待之

五 永初九年

秦苻健皇初二年代什翼健建國十六年

春正月乙卯朔大放

二月庚子燕主厲立其妃可足渾氏爲皇后

可足渾北  
方三字姓

世子暉

爲皇太子皆自龍城遷於薊宮

張重華遣將軍張宏宋修會王

擢帥步騎萬五千伐秦秦丞相雄衛將軍胥拒之大敗涼兵于龍

黎

新唐書地理志龍州吳山縣有龍盤府舊盤  
城吳山後魏之前由縣地疑龍黎卽龍盤也

斬首萬二千級虜

張宏宋修王擢棄秦州奔姑臧秦主健以領軍將軍苻願爲秦州

刺史鎮上邽

三月交州刺史阮敷討林邑破五十餘壘

趙放

衛尉常山李愼聚眾數千人叛燕

西域胡劉康詐稱劉曜子聚

眾於平陽自稱晉王夏四月秦左衛將軍苻飛討擒之 以安西

將軍謝尚爲尚書僕射

五月天疫

張重華復使王擢帥眾二

萬攻上邽秦州郡縣多應之苻願戰敗奔長安重華因上疏請伐

秦詔進重華涼州牧 燕王僞遣衛將軍恪討李贍特降遂東擊  
呂護於魯口 酒泉祁嘉少清貧好學年二十餘夜忽聞窗中有  
聲呼其字曰祁孔賓祁孔賓隱去來隨夫來修飾人世間甚苦不  
可諧所得未毛銖所喪如山崖旦而逃去西至敦煌依學官誦書  
貧無衣食爲書生廝養以自給遂博通經傳精究大義西遊海渚  
教授門生百餘人涼州牧張重華徵爲儒林祭酒性和裕教訓不  
倦依孝經作二九神經在朝卿士郡縣守令彭和正等受業獨拜  
牀下者二千餘人 六月秦苻飛攻氐王楊初於仇池爲初所敗  
丞相雄平昌王弼帥步騎四萬屯于隴東初秦主健納張遇繼母  
韓氏爲昭儀數於眾中謂遇曰卿吾假子也遇恥之因雄等精兵  
在外陰結關中豪傑欲滅苻氏以其地來降秋七月遇與黃門劉



晁謀夜襲健晁約開門以待之會健使晁出外晁固辭不得已而行遇不知引兵至門門不開事覺伏誅于是孔奭起池陽劉珍夏

侯繼起鄠喬乘起雍胡陽赤起司竹呼延赤起灊城

池陽縣漢屬馮翊晉屬扶

風唐爲雲陽縣屬京兆鄠縣漢屬扶風晉屬始平唐屬京兆雍縣漢屬扶風唐改爲天竺縣爲鳳翔府治所新設縣漢屬京兆

改曰眾數萬人各遣使來請兵

秦以左僕射魚遵爲司空

時

兵革頻興糧運迫促吏因緣爲奸民多逃亡而朝廷法令滋章有司莫知所守會稽內史王羲之遺尚書僕射謝安書曰頃所陳論每蒙允納所以東南之民小得蘇息若不爾者此一郡久已蹈東海矣今事之大者莫過於漕運吾意望朝廷可申下定期委之所司勿復催迫但當歲終考其殿最長吏尤殿命檻車送詣天臺三縣不舉二千石必免則事當自辦又自吾到此從事常有四五兼

以臺司及都水御史行臺文符如雨倒錯違背不復可知此由立法不一牽制者多耳思有簡而易從之法乃可久而無弊又倉之督監耗盜官米動以萬計吾謂誅翦一二人其後便斷而時意不同近檢校諸縣無不皆爾餘姚近十萬斛重斂以資奸吏令國用空乏良可歎也自軍興以來征役及充運死亡叛散者甚眾朝廷立法輒令其家及同伍課捕課捕不獲家及同伍尋復俱叛百姓流亡戶口日減其源在此必有善法庶可絕奸朝廷竟不能革羲之雅好服食養性不樂在京師初渡浙江便有終焉之志會稽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謝安未仕時亦居焉孫綽李充許詢支遁等皆以文藝冠世並築室東土與羲之同好嘗與同志宴集于會稽山陰之蘭亭羲之自爲之序而書之世其傳以爲遺 丁酉地震

有聲如雷 九月秦丞相雄帥眾二萬還長安遣平昌王菁略定

上洛置荊州於豐陽川

上洛縣漢西都屬宏農郡東漢屬京兆武帝泰始二年分置上洛郡豐陽川在郡界

續漢志南陽郡析縣有豐陽城後魏大安二年置豐陽縣左傳所謂司馬起豐析即其地劉向曰唐商州豐陽縣漢商縣地晉分商

縣置豐陽縣因豐陽川爲名

以步兵校尉金城郭徽爲刺史雄與清河王法苻

飛分討孔璽等

涼州西平公張重華欲誅庶兄長甯侯祚其夜

廢中馬四匹悉無後尾重華懼而止

姚襄屯歷陽以燕秦方

彊未有北伐之志乃交淮廣興屯田訓厲將士殷浩在壽春惡其

彊盛囚襄諸弟屢遣刺客刺之刺客皆以情告襄安北將軍魏統

卒

魏統來降見上七年

弟憬代領部曲浩潛遣憬帥眾五千襲之襄斬憬并

其眾浩愈惡之使龍驤將軍劉啟守譙遷襄於梁國蠡臺

司馬彪

雖驤縣有盧門亭城內有高臺甚秀廣魏然介立建瓴獨上謂之蠡臺社預曰盧門宋吳南門也續述征記曰遇道似蠡故謂之蠡

盛○蓋  
音螺

表授梁國內史魏憬子弟數往來壽春襄益疑懼遣參軍  
權襲使於浩浩曰身與姚平北共爲王臣休戚同之平北每舉動  
自專甚失輔車之理豈所望也翼曰平北英姿絕世擁兵數萬遠  
歸晉室者以朝廷有道宰輔明哲故也今將軍輕信讒慝之言與  
平北有隙愚謂猜嫌之端在此不在彼也浩曰平北姿性豪邁生  
殺自由又縱小人掠奪吾馬王臣之體固若是乎翼曰平北歸命  
聖朝豈可妄殺無辜姦充之人亦王法所不容也殺之何害浩曰  
然則掠馬何也翼曰將軍謂平北雄武難制終將討之故取馬欲  
以自衛耳浩笑曰何至是也初浩陰遣人誘梁安雷弱兒使殺秦  
主健許以關右之任弱兒僞許之且請兵應接浩聞張遇作亂健  
兒子輔國將軍黃眉自洛陽西奔以爲安等事已成冬十月浩以

蔡裔爲軍鋒自壽春帥眾七萬北伐欲進據洛陽修復園陵裔有  
勇氣譬若雷震嘗有二盜入室裔拊牀一呼二盜俱斃故浩委任  
之吏部尚書王彪之上會稽王昱腹以爲弱兒等容有詐僞浩未

應輕進不從浩以姚襄爲前驅襄引兵北行度浩將至詐令部眾

夜遁陰伏甲以邀之浩聞而追襄至山桑

山桑縣前漢屬沛郡後漢屬汝南郡晉屬譙郡

拔山桑六朝兵爭爲潁陽之地唐爲亳州蒙城縣地襄縱兵擊之浩大敗棄輜重走保譙城

襄俘斬萬餘悉收其資仗使兄益守山桑襄復如淮南會稽王昱

謂王彪之曰君言無不中張陳無以過也 涼州無雲而雷聲皆

東南引日暴出如火中有三足烏形見分明五日而止 西平敬

烈公張重華有疾子曜靈纔十歲立爲世子赦其境內重華庶兄

長甯侯祚有勇力吏幹而傾巧善事內外與重華嬖臣趙長尉緝

等結異姓兄弟

尉姓也

先是有益斯蠱集安昌門外綠壁逆行都尉

常據因諫曰蠱斯是祚小字今逆行是災之大者請出祚以安涼

士重華曰子孫繁昌之徵何爲災也吾昨夢祚攝位方委以周公

之事使輔幼子君是何言也謝艾以枹罕之功

事見九十七卷永和三年

有寵

於重華左右疾之譖艾出爲酒泉太守艾上疏言權倖用事公室

將危乞聽臣入侍且言長甯侯祚及趙長等將爲亂宜盡逐之十

一月己未重華疾甚手令徵艾爲衛將軍監中外諸軍事輔政祚

長等匿而不宣丁卯重華卒重華字泰臨寬和懿重沈毅少言嗣

位之初輕賦斂除關稅省劇囹恤貧窮後以屢破勅敵怠于政事

希接賓客司直索遐切諫重華然之而不能從也世子曜靈立稱

大司馬涼州刺史西平公趙長等矯重華遺命以長甯侯祚爲都

督中外諸軍事撫軍大將軍輔政 殷浩使部將劉歆王彬之攻

姚益于山桑姚襄自淮南擊之敗彬之皆敗死

劉歆與之孫也

襄進據芍

陂 趙末樂俊朱秃平原杜能清河丁嬈陽平孫元各擁兵分據

城邑至是皆請降于燕燕主倩以秃爲青州刺史能爲平原太守

嬈爲立節將軍元爲兗州刺史各留撫其營 秦丞相雄克池陽

斬孔豸十二月清河王法苻飛克鄂斬劉珍夏竦顯 姚襄濟淮

屯盱眙招掠流民眾至七萬分置守宰勸課農桑遣使詣建康罪

狀殷浩并自陳謝詔以謝尙都督江西淮南諸軍事豫州刺史鎮

歷陽 涼右長史趙長等建議以爲時難未夷宜立長君繼靈沖

幼請立長甯侯祚祚先得幸於重華之母馬氏許之乃廢張

曜靈爲涼甯侯立祚爲大都督大將軍涼州牧涼公祚旣得志恣

爲汪虐殺山華妃裴氏及謝艾 燕衛將軍恪撫軍將軍軍左將

軍彭等屢薦給事黃門侍郎霸有命世之才宜總大任燕主侍以

霸爲使持節安東將軍北冀州刺史鎮常山

冀州刺史鎮信都今  
指北冀州于常山

甲永和十年

秦苻健皇始四年燕慕容儼三年代  
什翼健建國十七年涼張肅和平元年

春正月張

祚自稱涼王改建興四十二年爲和平元年立妻辛氏爲王后子

太和爲太子封弟天錫爲長甯侯子庭堅爲建康侯曜靈弟元靚

爲涼武侯置百官郊社天地用天子禮樂尙書馬浚切諫坐免官

郎中丁琪復諫曰我自武公以來世守臣節抱忠履謙五十餘年

故能以一州之眾抗崩天之虜師徒歲起民不苦疲殿下勳德未

高於先公而亟謀革命臣未見其可也彼士民所以用命四遠所

以歸嚮者以吾能奉晉室故也今而自尊則中外離心安能以一



隅之地拒天下之疆敵乎祚大怒斬之於闕下敦煌宋纖少有違操沈靜不與世交居酒泉南山明究經緯弟子受業者三千人岌時爲太守造而請見纖閉門不納岌歎曰名可聞身不可見夫子人中之龍也乃銘詩于石壁而去至是祚欲逼爲太子傅纖與祚書曰臣受生方外心慕太古生不喜存死不悲歿素有遺屬屬諸知識在山投山臨水投水聲聞書疏勿告我家今當命終乞如素願遂不食而卒 故魏降將周成反周成降見上七年自宛襲洛陽辛酉河南太守戴施奔鮪濟水經注河水過河南鞏縣北有山臨河謂之鞏原形其下有穴謂之鞏穴言諸通浦北達于河直穴有渚謂之鮪渚 丁卯地震有聲如雷 秦丞相雄克司竹胡陽赤奔緡城依呼延壽 中軍將軍揚州刺史殷浩連年北伐師徒屢敗糧械都盡征西將軍桓溫因朝野之怨上疏曰浩過蒙朝恩

叨竊非據不能恭慎所任恪居職次而侵官離局高下在心前司  
徒臣謨執義履素位居台輔師傅先帝明之元老年登七十以禮  
請退雖臨軒固辭不順恩旨適足以明遜讓之風宏優賢之禮而  
浩虛生狡說疑誤朝聽獄之有司將致大辟羌帥姚襄率眾歸化  
浩不能撫而用之陰圖殺害再遣刺客爲襄所覺襄遂惶懼用致  
逆命復不能以時掃滅縱放小豎身狼狽於山桑軍破碎於梁國  
傾危之憂將及社稷伏願陛下上追唐堯放命之刑下鑒春秋無  
君之典若聖上含宏未忍誅殛且宜遐棄嶺之荒裔朝廷不得已  
免浩爲庶人徙東陽之信安

東陽郡本會稽西部都尉吳孫將寶  
鼎元年立郡信安縣漢獻帝初平三

年分太末立新安縣武帝太康元年更名信  
安東陽郡唐爲棧州信安縣唐爲壽州治所

自此內外大權一歸

於溫矣浩少與溫齊名而心競不相下溫常輕之浩既廢黜雖愁

怨不形辭色嘗書空作咄咄怪事字

咄咄嗟  
咄語也

久之溫謂掾郗超曰

浩有德有言嚮爲令僕足以儀型百揆朝廷用違其才耳將以浩爲尙書令以書告之浩欣然許焉將答嘗慮有謬誤開閉者十數竟達空函溫大怒由是遂絕卒於徙所落字深源陳郡長平人也弱冠有美名尤善元言或問之曰將莅官而夢棺將得財而夢糞何也浩曰官本臭腐故將得官而夢尸錢本糞土故將得錢而夢穢時以爲名言王濛嘗稱浩非以長勝人處長亦勝人桓溫嘗問浩曰君何如我浩曰我與我周旋久甯作我溫謂人曰少時吾與浩共騎竹馬我棄去浩輒取之故當出我下也浩甥韓伯浩素愛之及浩降黜伯隨至徙所經歲還都浩送至渚側誦曹頗遠詩云富貴他人合貧賤親戚離因而泣下及卒故吏頓悅之上疏訟浩

寃乃追復本官悅之少有義行與會稽王昱同年而髮早白昱問其故對曰蒲柳之姿望秋先落松柏之質經霜彌茂昱稱善者久之以前會稽內史王述爲揚州刺史述少有令譽與王羲之齊名而羲之甚輕之由是情好不協述先爲會稽以母喪居郡境羲之代述爲內史始到止一弔而已後不重詣述每聞角聲謂羲之當候已輒洒掃而待之如此者累年而羲之竟不顧述深以爲恨及起爲揚州將就徵述周行郡界而不過羲之臨發一別而已羲之恥爲之下遣使詣朝廷求分會稽爲越州行人失辭大爲時賢所笑羲之內懷愧歎謂其諸子曰吾不減懷祖而位遇懸絕當由汝等不及坦之故耳旣而述檢察會稽郡辨其刑政主者疲於簡對羲之深恥之遂稱病去郡於父母墓前自誓不復仕羲之旣去

官與東土人士盡山水之遊弋釣爲娛又與道士許邁其修服食  
採藥名山不遠千里嘗汎滄海而歎曰我卒當以樂死謝安嘗謂  
羲之曰中年以來傷於哀樂於親友別輒作數日惡羲之曰年在  
桑榆自然至此正賴絲竹陶寫恆恐兒輩覺損其欣樂之趣旣又  
與吏部郎謝萬嘗曰頃東遊還修植桑果今盛敷榮率諸子抱弱  
孫遊觀其閒有一味之甘割而分之以娛目前雖植德無殊邈猶  
欲教養子孫以敦厚退讓庶令舉策數馬彷彿萬石之風比當與  
安石東游山海并行田視地利願養閑暇衣食之餘欲與親知時  
共歡燕雖不能興言高詠而銜杯飲滿語田里所行以爲撫掌之  
資其爲得意可勝言耶 二月己丑桓溫統步騎四萬發江陵水  
軍自襄陽入均口至南鄉

水經注類陽郡策慶縣有涉都城河水  
逕東北均水於縣入河謂之均口筑陽

與南郡縣漢音屬南陽郡漢建安中分南陽右漢立南鄉郡 步兵

二縣屬焉武帝更名順陽郡成帝咸康四年夜日南鄉郡 自浙川趣武關

折嶽前漢馮宏農郡後漢屬南陽郡春秋之白羽也武關在其西文穎曰武關去折嶽百七十里賢 命司馬勳出子午道以伐秦

燕衛將軍恪圍魯口三月拔之呂護奔野王遣弟奉表謝罪於燕

燕以護為河內太守 姚襄遣使降燕 燕主檇以慕容評為鎮

南將軍都督秦雍益梁江揚荆徐兗豫十州諸軍事權鎮洛水以

慕容彊為前鋒都督督荆徐二州緣淮諸軍事進據河南

之 桓溫別將攻上洛獲秦荊州刺史郭敬進擊青泥破之

藍田 縣南 司馬勳掠秦西鄙涼秦州刺史王擢攻陳倉以應溫

氏故以 秦王健遣太子萇丞相雄淮南王生平昌王菁平北王頌

帥眾五萬軍於曉柳以拒溫

土地記曰藍田縣南有曉柳地名曉柳道通荊州晉地道記曰關當上洛

縣西

夏四月己亥溫與秦兵戰於藍田秦淮南王生單騎突陳出

入以十數殺傷晉將士甚眾溫督眾力戰秦兵大敗將軍桓沖又

敗秦丞相雄於白鹿原

水經注霸川之西有白鹿原三秦記曰麗山有白鹿原魏收地形志京兆藍田縣

有白鹿原沖溫之弟也溫轉戰而前王寘進至霸上秦太子萇等退屯

城南秦主健與老弱六千固守長安小城悉發精兵三萬遣大司

馬雷弱兒等與萇合兵以拒溫二輔郡縣皆來降溫撫諭居民使

安堵復業民爭持牛酒迎勞男女夾路觀之耆老有垂泣者曰不

圖今日復覩官軍 秦丞相雄帥騎七千襲司馬勳于子午谷破

之勳退屯女媧堡 戊申燕主儁封撫軍將軍軍爲襄陽王左將

軍彭爲武昌王以衛將軍恪爲大司馬侍中大都督錄尚書事封

太原王鎮南將軍評爲司徒驃騎將軍封上庸王封安東將軍

爲吳王左賢王友爲范陽王散騎常侍屬爲下邳王散騎常侍宜  
爲廬江王甯北將軍度爲樂浪王又封弟桓爲宜都王逮爲臨賀  
王徽爲河間王龍爲歷陽王納爲北海王秀爲蘭陵王嶽爲安豐  
王德爲梁公默爲始安公儂爲南康公子威爲安樂王亮爲渤海  
上溫爲帶方王涉爲漁陽王暉爲中山王以尚書令陽羨爲司空  
仍守尚書令命冀州刺史吳王霸徙治偕都霸號之第五子也少  
岐嶷有器量豁達大度身長七尺四寸手埜過膝號奇其才寵愛  
特甚嘗目而謂諸弟曰此兒闕達好奇終能破人家或能成人家  
故名之曰繡將以爲世子羣臣諫而止然寵遇猶踰於世子由是  
倚惡之以其嘗墜馬折齒更名曰缺尋以其應讖文更名曰埜遷  
侍中錄留臺事徙鎮龍城埜大得東北之和簡愈惡之復召還



五月江西流民郭倣等執陳留內史劉仕降於姚襄

晉南渡後陳留郡寄治譙

郡長垣縣界

建康震駭以吏部尚書周閔爲中軍將軍屯中堂豫州刺

史謝尙自歷陽還衛京師固江備守

王擢拔陳倉殺秦扶風內

史毛難

北海王猛少貧賤以鬻春爲業嘗貨春於洛陽有一人

貴買其春而云無直自言家去此不遠可隨我取直猛利其貴而

隨之行不覺遠忽至深山其人止猛且住樹下當先啟道須臾引

猛入見一老公據胡牀而坐鬚髮皓白侍從十餘人一人唱云大

司馬可進猛因進拜老公曰王公何緣拜也乃十倍償春直

遣人送之既出顧視乃嵩高山也猛姿貌俊偉博學好兵書謹重

嚴毅氣度雄遠一切細務不干其慮人皆輕之猛悠然自得隱居

華陰聞桓溫入關披褐詣之捫蝨而談當世之務劭若無人溫異

之問曰吾奉天子之命將銳兵十萬爲百姓除殘賊而三秦豪傑  
未有至者何也猛曰公不遠數千里深入敵境今長安咫尺而不

度灞水百姓未知公心所以不至溫默然無以應徐曰江東無卿

比也溫蓋指出溫之心事以爲溫之伐秦也欲以功名讓服江東  
非真有心於伐罪弔民恢復境土不然何以不渡灞水徑攻

長安此溫所以無以應也乃署猛軍謀祭酒溫與秦丞相雄等戰于白鹿原溫

兵不利死者萬餘人初溫指秦麥以爲糧旣而秦人悉芟麥清野

以待之溫軍乏食六月丁丑徙關中三千餘戶而歸以王猛爲高

官督護職爲督護而加之以高官也王敦鎮武昌有高官督護繆坦欲與俱還猛還山諮師師

曰卿與桓溫豈並世哉在此自可富貴何爲遠去有許彊者猛之

友也與猛同見溫同署軍謀祭酒彊察溫有大志而無成功亦止

猛猛乃辭溫呼延壽帥眾一萬從溫還秦太子萇等隨溫擊之比

至潼關溫軍屢敗失亡以萬數溫之屯灃上也順陽太守薛珍勸  
溫徑進逼長安溫弗從珍以偏師獨濟頗有所獲及溫退乃還顯  
言於眾自矜其勇而咎溫之持重溫殺之 秦丞相雄擊司馬勳

王擢於陳倉

勳自女媧堡  
會擢攻陳倉

勳奔漢中擢奔略陽

秦以光祿大夫

趙俱爲洛邛刺史鎮宜陽

秦東海敬武王雄攻喬乘於雍丙申

卒秦主健哭之歐血曰天不欲吾平四海邪何奪吾元才之速也

贈魏王葬禮依晉安平獻王故事雄以佐命元勳權侔人主而謙

恭汎愛遵奉法度故健重之常曰元才吾之周公也子堅襲爵祭

籬之第二子也生時有神光自天燭其庭背有赤文隱起狀如篆

文成字曰草付臣又土王咸陽姿貌魁傑臂垂過膝目有紫光祖

洪見堅狀貌奇而愛之欲令頭堅腹軟字之曰堅頭年七歲聰敏

好施舉止不踰規矩每侍洪側輒量洪舉措取予不失機候洪每謂健曰此兒姿貌瑋異質性過人頭大鎮重身長任大足短安下非常相也八歲請就師學洪曰吾年十三方欲求師時人猶以爲遲成今汝尙小唯宜飲酒乃求學邪笑而許之性至孝博學多才癸年十一便有經略大志交結英豪呂婆樓暹汪及略陽梁平老皆與之善符堅事始此燕樂陵太守慕容鉤翰之子也與青州刺史

朱秃共治厭次鉤自恃宗室每陵侮秃秃不勝忿秋七月襲鉤殺之南奔段龕爲後燕主誅秃張木秦太子萇攻喬乘於雍八月斬之關中

悉平秦主健賞拒桓溫之功以雷弱兒爲丞相毛貴爲太傅魚遵爲太尉淮南王生爲中軍大將軍平昌王菁爲司空健勤於政事數延公卿咨講治道承趙人苛虐奢侈之後易以寬簡節儉崇禮

儒士由是秦人悅之 丙戌燕大調兵眾因發詔之日號曰丙戌  
舉 九月桓溫還自伐秦帝遣侍中黃門勢溫於襄陽初溫自以  
雄姿風氣是宣帝劉琨之儔有方之王敦者溫意甚不及是西  
征還於北方得一巧作老婢訪之乃琨妓女也一見溫便潸然而  
泣溫問其故荅曰公甚似劉司空溫大悅出外整理衣冠又呼婢  
問之婢云面甚似恨薄眼甚似恨小鬚甚似恨赤形甚似恨短聲  
甚似恨雌溫于是褫冠解帶昏然而睡不怡者數日 或告燕黃  
門侍郎宋斌等謀奉冉智爲主而反皆伏誅斌燭之子也 宋燭見  
九十六  
各成帝成  
康四年 秦太子萇之拒桓溫也爲流矢所中冬十月卒諡曰  
獻哀 是月庚辰日中有黑子大如雞卵 燕主雋如龍城 桓  
溫之入關也王擢遣使告涼王祚言溫善用兵其志難測祚懼且

畏擢之叛己遣人刺之事世祚益懼大發兵聲言東伐實欲西保  
敦煌會溫還而止既而遣秦州刺史牛霸等帥兵三千擊擢破之  
十一月擢帥眾降秦秦以擢爲尙書以上將軍啖鐵爲秦州刺史  
突氏秦主健叔父武都王安自晉還健遣安來請朝命見上卷六年爲姚襄所  
虜以爲洛州刺史十二月安亡歸秦健以安爲大司馬驃騎大將  
軍并州刺史鎮蒲阪 是歲秦大饑米一升直布一匹

資治通鑑補卷十九終